

# 倪柝聲簡史(陳則信)

## 目錄：

- 01 見證信息
- 02 我對倪柝聲弟兄的認識
- 03 倪柝聲生平簡史(江守道)
- 04 記倪柝聲夫婦末後二三事

## 01 見證信息

### 讀經：

“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來 13:7）。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腓 4:8）。

“大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徒 13:36 小字）。

我們都知道，過去五十多年來，主藉著倪柝聲弟兄帶給教會許多的祝福。但我們覺得忽有所失的，就是今年的（1972年）6月1日主已經把他接去了！為著他個人，這是好得無比的！因他已經跑完了他所當跑的路程，他也必定從主那裡得著“好，良善又忠心的僕人”的稱讚。可是為著教會，因他的離世，確是失去了一個很大的恩賜，我們不能不感到傷痛！但願主在這一個時代中，再興起合乎祂心意的器皿來，應付教會今天的需要！阿們。

今天晚上的聚會，我們要特別提起倪弟兄的歷史，一面是遵照聖經的教訓：“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來 13:7）。另一面，我們也盼望因著這樣想念基督在他身上的工作，並所彰顯出來的恩典，可使我們得到激勵和幫助。這是我們向主切切所祈求的。

在座的許多弟兄姊妹，雖然聽見過倪弟兄的名字，但見過他面的人，卻不很多；能知道他一生歷史的人，恐怕更少。我不是最知道他歷史的人，我只知道一些而已。我想，如果按我所知道的述說出來，對弟兄姊妹也是非常有益的。我再說，我不是述說他全部的歷史，我不過是講我所知道的一些，最多也許只能稱為他的簡史吧！

倪柝聲弟兄生於主後 1903 年，原籍福州，當時他的父親在汕頭海關做監督，故他在汕頭出生。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在我所遇見的人，恐怕沒有一個比他更聰明了。他讀書的時候，不需要怎樣準備

功課，只在上課時注意聽老師講課，什麼就都領會了，並且他的記憶力很好，所以每次考試都是成績優異，名列前茅。我們都知道，一個聰明的人常常是很頑皮的。他不像別的學生需要準備功課，所以有很多時間可以去玩。因此，在他得救以前，他說他犯了許多孩童和青年人所常犯的罪。感謝神，當1920年，他才十七歲的時候，主的恩典臨到他，他就重生得救了。

他得救的故事是這樣：有一位主的使女——余慈度教士，這位姊妹本來要去英國讀醫科，因著聖靈的感動和主愛的激勵，遂於途中答應了主的呼召。當她將要到達英國時，忽然懇求船長准她離船回國，為主作見證。於是由法國的馬賽回到中國，先住在上海，後至各地傳揚福音。主大大的使用她，引領了許多人歸主。1920年，她被邀請到福州去傳福音。倪弟兄的母親也去參加聚會，聽了幾次，聖靈在她裡面做工，她就接受了主耶穌做她的救主，清楚蒙恩得救。在生活上有了很大的改變，並且在家中開始家庭聚會。一天，當她正在彈琴要唱詩的時候，聖靈忽然感動她，要她向大兒子（就是倪柝聲弟兄）認罪。這是因為前些日子，她家裡的一個花瓶被打破了，她以為必是最頑皮的那個兒子打破的，所以就重重的處罰他。後來她知道處罰錯了，冤枉了他，但礙于母親的尊嚴，就不肯向兒子認錯，因此，她轉過身來，抱住她的兒子（倪弟兄），向他認罪。倪弟兄見他母親這樣誠懇的認罪，非常受感動！他想：這位傳教士能夠使我這樣一位驕傲的母親悔改信主，恐怕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傳道人，我也去參加這個聚會，聽聽她的演講，看看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感謝神，聖靈在那次聚會中厲害的做工，使他看見了自己的罪，也認識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於是接受了基督做他的救主，他也蒙恩得救了。他不只信了主，同時也把自己完全獻上，願意一生事奉主；並且在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變。

在那時，他開始禱告，讀經，力求上進。他作見證說，他每天定規按著次序讀十九章聖經另外還用別的方法讀聖經，所以沒有多久，他就把新舊約讀了好幾遍。加上他的記憶力很強，理解力又非常豐富，所以對聖經的事實記得很熟，對真理的認識也增加不少。他又作見證說，有一次在他們傳福音之後，許多人蒙恩得救，大家都起來讀聖經，本來我們中國人一見面就問吃飯了沒有？但那個時候，他們見面都不再問吃飯了沒有，而改問吃神的話了沒有？你問我，我問他，藉此互相鼓勵，沒有吃飯之前，總要先讀聖經。

他對禱告也很認真。他的禱告經常蒙主答應。如果讓他自己述說在禱告上如何學功課，如何操練信心，及如何蒙主答應，我想必定有許多美好的見證。有一次他在廈門鼓浪嶼開會，他曾見證禱告如何蒙答應，叫人得到很大的鼓舞！那次，可惜我不在場，失去了很好的機會！總而言之，他是一個多禱告的人。他不只為自己禱告，也常為別人禱告。他在福州三一書院，那間學校大概有三四百人，他就把同學的名字寫在一張單子上，一個一個的為他們禱告；同時也傳福音給他們聽。若有一個同學蒙恩得救了，他就將那人的名字剔一剔，沒有幾個月，這一張禱告的名單，差不多都被剔過了，許多同學也都蒙恩得救了！他實在是一個禱告的人。

不只這樣，他也是一個努力傳福音的人。他在學校裡迫切的向同學們傳福音，在校外也向鄰舍及路人傳福音；有時，他和一同蒙恩的青年人到街上去貼福音標語；有時，則將聖經節，或福音金句，寫在紙上，抑寫在一個厚紙板上，掛於胸前，或背在後面，在大路上走來走去，為要吸引路人，使他們看見，好叫他們信主耶穌。現在弟兄姊妹常穿的福音背心，就是采效他們的榜樣，並經改進而來的。這不是自己的熱心，乃是聖靈在他們裡面的工作。由於主愛的激勵，他們隨著聖靈的引導，不顧自己

的臉面，不怕人的譏諷，放膽將福音傳揚出去。因著這班年青人的擺上，整個福州城都被福音震動了！我們實在要將榮耀歸給我們的神！

倪弟兄不只在福州城裡傳福音，當學校放假的時候，他也常常帶著青年弟兄們到鄉村去傳福音。有的地方不接待他們，他們就睡在草堆上，外面雖然辛苦，但裡面卻滿了喜樂！

有一次，他們在鄉下傳福音，發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倪弟兄帶著六位青年弟兄到梅花村去佈道，他們住在一家中藥店裡，那年正月初七夜，他們第一次出去佈道，那裡的人都不願意聽。第二天，同去的一位青年弟兄拉住一個鄉下人問他說：“你們到底為什麼不要聽福音？”那鄉下人說：“我們這裡的神太多了，別的神一概不能接納。我們這裡有一位大王神，每年正月都要舉行遊行賽會，你們來得真是不巧，因為十一日就要舉行賽會了，大家都在忙著準備，沒有時間聽你們傳講耶穌。並且這個大王，自從明朝直到現在都很靈驗；據說從清朝以來二百多年，每次出會都是天晴，沒有一次下雨。”那位青年聽了十分生氣，就說：“你看今年出會，必定下雨！”哦，這話一說出去，不到兩個鐘頭，就傳遍了整個梅花村！於是大家紛紛議論說：“今年若是下雨，就是耶穌靈；若不下雨，就是大王靈。”這位青年弟兄返回藥店，把此事告訴大家。倪弟兄聽見了，就知道出了大事。於是大家同心迫切的禱告，在禱告中神給倪弟兄一句話說：“神是以利亞的神。”以利亞求不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降在地上；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他們有了主的話，信心堅固，確信今年大王出會的時候，必定下雨。於是初九日，他們又出去傳道，並且都說，今年十一日必定下雨！這時全村的人都等著這話應驗不應驗。十一日若是下雨，就證明耶穌是神；如果不下雨，就大王是神。到了十一日清早，他們的信心實在受試驗，因為太陽已經出來了，並且照在他們的床上！但他們相信，神是信實的神，並且因信而讚美；等到大王要出會時，忽然天色改變，降下雨來，越下越大。本來大王預備上午九點出會，可是那天雨從九點下到十一點還是不停。因為大王出會不可遲過一個時辰，他們就勉強把大王抬出來了。那天下雨實在不小，積水至二、三尺。大王剛從廟門抬出來，抬的人就一跤跌在水裡，大王自己也跌了下去，跌斷三個指頭，一雙手臂，連頭也扭了！因雨越下越大，不能再往前走，他們只好把大王暫時抬進一間祠堂裡去。到了中午，弟兄們求神下午晴，可以出去佈道。結果，雨真的就停了！那天他們出去佈道，所帶的福音書籍一下子都賣光了！許多鄉下人說：“大王不是神，耶穌才是神！”主實在藉著祂的僕人顯出了奇妙的作為和榮耀！

因為他和幾位弟兄努力的傳福音，在學校裡就有許多同學蒙恩得救，學校之外，也有許多人重生了！這些新蒙恩的人，心裡火熱，好像新酒一樣。而當時的禮拜堂，卻是暮氣沉沉，冷冷落落。如果將這班人帶到禮拜堂裡去，那真是將新酒裝在舊皮袋裡，是非常不合適的！而且那些新蒙恩的人，他們也不願意去。為此他們就奉主名開始有聚會。

第一次聚會的房子，是租來的，還是借來的，我不大清楚。但我知道一件事，就是那一次聚會的時候，他們沒有自己購置的椅子，都是向鄰舍借來的，有長有短，有高有低，擺在那裡就聚起會來了。感謝主，雖然聚會的地方不像樣，坐的椅子也不整齊，但是主卻與他們同在，每一次的聚會，多人都甚蒙恩！因此得救的人數逐漸增加，冷淡的信徒到了那裡，得著復興的也不少。真是看見主的榮耀！

其中有一件事情，我必須提起，在五十年前，中國各地教會如果要擘餅紀念主，就是所謂的守聖餐，必須是被按立的牧師才可以主持。但倪弟兄從聖經裡看見了亮光，知道這是天主教傳下來的錯誤教訓。

如果照著聖經的原則和榜樣，門徒每逢七日的第一日，都應該擘餅紀念主。擘餅聚會不需要誰來做主席，乃是讓聖靈引導，隨著靈的感覺讚美敬拜主。他就和一位弟兄交通，那位弟兄也有同樣的感覺。因此，他們就開始第一次的擘餅聚會。參加這一次聚會的，只有三個人，就是：倪柝聲弟兄，王載弟兄，再加上王載師母。擘餅聚會的地點，就在王載弟兄家裡的廚房。那一次的聚會，聽說他們太喜樂了！倪弟兄曾用一句話來形容那次聚會的光景，就是：天離地實在太近了！天近到一個地步，好像親手能摸得到一樣！他們在那裡與主的交通，享受主豐富的同在，確是話語所不能形容的！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各地被主興起的聚會，每週都有一次擘餅聚會，並且這也是我們所最寶貴的一個聚會！

在屬靈追求方面，他也是盡心竭力。第一，認罪。他已往得罪過的人，都一一向他們認罪。第二，對付罪。該除掉的，他除掉了；該賠償的，他賠償了。凡是應該對付的，他都一一的對付。他經常去找一位年長的姊妹，就是和受恩教士，在她面前接受帶領，得著不少的幫助。他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他一生得著兩位姊妹很大的幫助，一位是他常見的，就是和受恩教士；還有一位是他未曾見過的，就是賓路易師母。他實在是竭力追求主，凡屬靈的東西，他都非常渴慕。因此，他屬靈的生命就有很快的長進！

在他追求主的過程中，有三件事情，和他的前途特別發生關係：頭一件，就是他升學的問題。他原在福州三一書院讀書，那是一間很有名的學校，在該校畢業以後，可以直接升入上海聖約翰大學三年級，或出國深造。他在學校成績甚好，常考第一名。因此他父母對於他的前途，寄以很大的希望。未畢業前，他父母就定意要送他到美國去讀書。我們都知道，五十年前，能到美國留學，那是一件很難得的事！也是許多青年人所羨慕的。我們的弟兄為著這件事情禱告，覺得不是主的意思。雖然去美國讀書能有很好的前途，但他為著愛主，甘願放棄這一個機會，而留在中國服事主。他父母知道了他的定規，非常生氣！因為在他身上的期望，完全被粉碎了！從此他遭受譴責與對付，自是在所難免。有一次他生病，躺在床上，他的父母不去照顧他，也不理睬他。他在最難過的時候，主就用大衛詩中的話來安慰他：“我父母離棄我，耶和華必收留我！”感謝神，我們的弟兄是一個順服主的人，是肯付上代價來跟隨主的人。他一生的順服，確實可以做後人的榜樣。

當他追求主的時候，接著又有第二件事情發生：就是放下他的愛人。倪弟兄從小就認識一位元張小姐，因為雙方家長是世交，所以他們常在一起。及至長大了，彼此的感情建立了起來，這位小姐也就成了他心愛的人。等到我們的弟兄得救之後，他切切的盼望這位小姐也得救，他花了相當的功夫勸她，但是希奇，這一位小姐就是不聽，談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談耶穌。怎麼談也談不通，但他心裡還是非常愛她。到有一天，他讀到詩篇七十三篇二十五節：“除禰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禰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這節聖經摸著了他的心！他自問說：“我在天上除了主以外，還有誰呢？”他可以坦然的回答說：“在天上除了主以外，再沒有什麼可以愛慕的了。”但當他問第二句話時：“我在地上除了主以外，還有沒有所愛慕的呢？”他就不敢回答了！因為他知道他在主以外有他所愛的人，並且他所愛的人，實在是佔有了他的心，成為他心中的偶像。他心裡起了很厲害的掙扎：到底是要主呢？還是要那位小姐呢？他一面覺得要主，但另一面他真是覺得沒有辦法放下那位小姐。以後主又給他看見：“信與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軛。”他覺得非常為難，實在過不去。感謝主，祂的愛的力量是沒有辦法抗拒的，聖靈在他裡頭運行，叫他覺得不能不投降。有一天他蒙了主的憐憫，就下了一

個決心放下那一位女士。那一個強烈的愛，勝過了人間的愛情！從此他真能對主說：“除禰以外，我在地上也沒有所愛慕的了！”哈利路亞！因著他這樣捨棄他的心愛，主的愛就更多的充滿他，於是他受聖靈的感動寫了一首詩歌。這一首詩歌（選本詩歌 181 首），幾十年來，不知道感動了多少神的兒女！茲錄如下：

- 一、主愛長闊高深，實在不能推測；  
    不然，像我這樣罪人，怎能滿被恩澤！
- 二、我主出了重價，買我回來歸祂；  
    我今願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祂。
- 三、我今撇下一切，為要得著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顧？
- 四、親友、欲好、利名，於我夫復何用？  
    恩主為我變做苦貧，我今為主亦窮。
- 五、我愛我的救主，我求祂的稱是；  
    為祂之故，安逸變苦，利益變為損失！
- 六、禰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穌！  
    除禰之外，在天何歸？在地何所愛慕？
- 七、艱苦、反對、飄零，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禰愛情，繞我靈、魂、身體。
- 八、主阿，我今求禰，施恩引導小子；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過此黑暗罪世。
- 九、撒但、世界、肉體，時常試探、欺凌；  
    禰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將貽羞禰名！
- 十、現今時候不多，求主使我脫塵；  
    禰一再來，我即唱說：哈利路亞！阿們！

現在要提到他的第三件事，就是為真理的緣故所遭受的難為。他在福州與幾位弟兄一同事奉主，聚會人數逐漸增加，但他們中間也有一些難處，因為他們雖有火熱愛主的心情，而屬靈的生命卻仍是幼稚，猶未長進到成熟的地步，所以彼此之間不免有摩擦，也有意見或看法的不同。後來他們為著一件事情，起了很大的衝突！

他們中間大部分的同工，擬邀請一位牧師來按立他們為牧師，但倪弟兄對於這件事卻竭力反對。其理由

是：第一、他認為牧師是神賜給教會的一種恩賜（弗四），這是神賜的，不是人所按立的。第二、他承認教會中有牧師的恩賜，但不贊成有牧師的制度。例如：必須是牧師才可以為信徒施浸，才可以主領聖餐等等。使牧師變成一種聖品的階級，這是從天主教遺傳下來的觀念，絕不是聖經的教訓。第三、他認為神既興起他們為基督作活的見證，就該脫離基督教那些不合聖經的制度，而完全照著聖經的教訓及聖靈的引導來事奉主。因此他覺得不應該效法別人的行為來按立牧師。他又公開傳講一篇信息，說到約櫃一離開示羅，就不再回示羅了。意即我們不應該再回到老舊的制度裡去。因此，引起了同工們的反感。那些熱衷於按立牧師的人，更認為倪弟兄在他們中間是一個大難處，叫他們不能隨著自己的意見而行。他們商議的結果，就決定將倪弟兄從同工中間革除出去，並在會中正式宣佈這件事。

當時，許多人聽見，心中非常氣憤，為倪弟兄大抱不平！因為他講道有亮光，有口才，頗得眾人愛護，同時那一個聚會的地方，是因房東與倪弟兄父親友誼的關係，才能很便宜的租了下來。如今他們竟把倪弟兄革除，實在太沒有道理了，因此大家就與同工們辦交涉。那領頭開除倪弟兄的同工，遂成眾矢之的，甚至有人要動武打他。倪弟兄看見這種光景，立刻伸出手來，擋住他們，同時又以身體遮護那位領頭的同工，因倪弟兄比那位同工身材高大，好像整個人把那位同工遮蓋起來了，並且大聲對弟兄們說：“你們不可以打他，若要打他就先打我！他是神所愛的，也是我所愛的，他是我們的弟兄！我已經赦免他，你也應該赦免他，無論如何，你們不可以打他。”因著他這樣竭力的保護弟兄，他們才沒有動手。那位同工深深的受了感動，當場流下淚來！感謝神！因著祂的奇愛從我們的弟兄身上流露出來，基督得勝的生命也藉著他得以彰顯，此場風波，遂告平息。結果他們也沒有再要求按立牧師了。

風波過了以後，倪弟兄覺得應該離開福州，將當地的工廠讓給其他同工們。他願意為主的緣故，甘心做一個孤單隱藏，忠誠跟隨主的人。那時他將深處的感覺寫出，成了一首詩（選本詩歌 193 首）茲錄如下：

- 一、我若稍微偏離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但我紀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
- 二、我今已經遺棄世界，所有關係都解；  
    雖然道路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是客。
- 三、管他世人怒目白眼，我只求主笑臉；  
    群眾雖然喜歡外貌，但我要主的“好”！
- 四、我心所望不是偉大，不是今生通達；  
    我願現在卑微事主，那日得祂稱祝。
- 五、我今每日舉目細望，審判台前亮光；  
    願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
- 六、讓你們去得著名聲，富足、榮耀、友朋；

讓你們去得著成功、讚美、從者、興隆。

- 七、但我只願孤單隱藏，在此罪惡世上；  
我心切望忠誠跟從，我主到了路終。
- 八、因我知道，主在此世不過得著一死，  
所以現在我無他望，只望得著頂撞。
- 九、我的榮耀還在將來，今日只得忍耐；  
我決不肯先我的主在此世界得福。
- 十、那日我要得著尊貴，主要拭幹眼淚！  
今日主既仍舊遲延，我要忠心進前。

倪弟兄雖放下了福州的工作，主卻使他步進寬廣，使他能服事更多神的兒女。

第一、那時他在福州的馬尾設立了福音書局，編印《基督徒報》，以供應全國的信徒。當時《基督徒報》的信息，確是震動了在中國許多的基督徒。後來福音書局遷至上海，他繼續做文字工作，並將福音書局改名為福音書房。繼《基督徒報》而出版的文字，有《復興報》，《講經記錄》，《敞開的門》，以及《靈修指微》和《屬靈人》等書。那些書報帶給中國各地信徒的幫助，遠超過他在講臺上所能供應的。

第二、他雖然不願意做一個著名的佈道家或奮興家，但也接受主的引導，到相當多的地方去領復興聚會。他到中國各地去，也到南洋群島及日本等地去帶領聚會，使許多人得以復興；就如以撒雖然離開了埃色（意即相爭之地），卻來到了利河伯（意即寬闊之地，參看創 26:20-22）。

第三、他又在上海開始聚會，以上海為工作的中心。在那裡多次召開全國性的得勝聚會，各地前來參加特別聚會的人，就將他們所聽見的信息，及所得到的供應，帶回各地幫助弟兄姊妹。因此，在全國就興起了許多處的聚會。

第四、在福州的幾位同工都離開了他，但主卻賜給他更多的同工。到末了，和他同工為主盡忠至死者，實不在少數！他們同甘共苦，為著主的見證捨棄了一切，誠然在中國眾教會的里程中，寫下了一頁可歌可泣的光輝歷史！但願榮耀稱讚歸給神！阿們。

在這裡我還要特別提起一件事，就是主如何將李淵如姊妹帶來和他一同事奉的經過。當倪弟兄還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他們曾邀請李淵如姊妹到福州去做工。當李姊妹所搭的輪船抵達福州的港口馬尾時，由馬尾至福州必須乘小輪船，弟兄們就要倪弟兄做代表到馬尾去迎接李姊妹。開頭倪弟兄不肯去，直到李姊妹到達的前一夜，他做了一個夢，那夢非常清楚。他夢見他去接李姊妹，在輪船上相遇，並看清李姊妹的樣子。他從前沒有和李姊妹見過面，但在夢中卻看得非常清楚。後來他又夢見如何送李姊妹離開福州；在小船上，李姊妹送他一包款，是為著做文字工作用的，該款的數多少，他都數過了，並且記得清清楚楚。當他醒來之後，覺得很希奇！為著要看看這個夢是否會應驗，他便答應弟兄們，去馬尾迎接李姊妹。那一天，他在學校裡還要應試，他很快考完了，立刻趕到馬尾。在船上見到李姊妹，果然和他在夢中所見的完全一式一樣，他心中

感到非常希奇！及至李姊妹在福州工作完畢，他自告奮勇的去送她，因他要看看夢的下一半是否會應驗。當他們的小船將要靠近輪船的時候，李姊妹果然拿出一包大洋，交給倪弟兄說：“這款子是為你文字工作用的。”情景完全和夢中所見的一樣。他暗暗的驚奇，巴不得立刻打開那一包錢數一數，是否和他夢中所數過的數目相符，但因客人在那裡，不好意思。一直等到輪船開去了，急忙打開那包包款子數數，果然不錯，正和他夢中所數的數目一樣，不多也不少。哦！主的批示和帶領，真是何等的奇妙！

1928年南京發生了一次事變，李姊妹和其他幾位姊妹都到了上海。在上海，她們遇見倪弟兄，在主引領之下，他們各自在文德裡租下房子居住。因為屬靈的目標相同，以後他們就變成了最緊密的同工。李姊妹精于文字，有女狀元之稱。上海福音書房所出版的書籍，均經李姊妹修改過。在文字工作上，她做了倪弟兄最好的同工。

當倪弟兄到各地工作的時候，於一九二六年春，主帶領他來到廈門開特別聚會，然後又到漳州領會。那時，我恰好在漳州一間中學裡讀書。他去的時候，年紀才二十四歲。我們的校長見他年輕，就看不起他，以為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人領什麼奮興會，做他的學生倒是差不多！倪弟兄未來之前，學校裡的祈禱聚會，常為他來領奮興會的事禱告。但究竟什麼叫做奮興會？那時沒有一個人知道。教會荒涼的光景，由此可見一斑！那一天，倪弟兄來了，好些同學告訴我說：“倪柝聲來了，他的樣子不成，好像傻瓜呀！”那天晚上的光景，我記得最清楚，是一生不曾忘記的！他步上我們學校的講臺，穿著藍布長衫，一坐下來就低著頭默禱，什麼都不看，只在那裡禱告。那時我並不曉得他在禱告，以為這種樣子很特別，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所以我也很輕看他。等到他站起來禱告，引起學生們嘻嘻的暗笑，因為從來沒有人禱告的聲調像他一樣。但是，當他講了五分鐘的道以後，會場的空氣就完全改變了！全體學生都聚精會神的留心聽。散會時，眾人都非常驚奇！因為他的講道，就如經上說：“正像有權柄的人！”

第三天，奮興會在一間大禮拜堂裡舉行，全城信主的人差不多都聚集來聽講。一連十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講兩堂，先講人人都有罪，使許多人心中深受責備！又講審判和刑罰，令人在神面前生敬畏的心！再講基督的十字架，說出神救贖的大愛，並且把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捨命的情景，聖靈藉著他的話語，透徹的表達了出來，好像活畫在眾人眼前一樣！那時我不是聽見基督釘十字架的道，乃是好像看見基督釘十字架的事實，就在講臺上出現了。我的心雖硬如石，也不能不被溶化而降服於主。他又講到行善不能得救，人得救乃是在乎神的恩典，是白白賜下的，不需要靠行為來得著，只要接受主耶穌，就立刻得救！並且一信祂，現在就可以知道已經得救！這些話，一面將基督教過去錯誤的說法完全掃除，一面也叫信的人得著救恩的喜樂！許多人都歡樂稱頌說，感謝神，我已經得救了！已經重生了！已經是神的兒女了！喜樂的靈充滿在眾人心中。最後就講到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後，應如何追求認識主，而有生命的長進，以及將來所得的榮耀。最末了一晚，就是見證的聚會，多人爭先恐後的起來述說所蒙的洪恩。那時讚美稱謝的聲音，充滿了整個會場！漳州城的教會便有了空前的大復興！雖然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如同昨天所發生的事一樣。神實在是可稱頌的！

奮興會過了以後，城中四個禮拜堂的空氣完全改變了。本來死氣沉沉的光景，現在卻充滿了新生的氣象！多人生活改變，開始有愛主的追求。如果我要一一細說，時間就不夠了。單就我們學校的光景來說，就可以清楚看見聖靈奇妙的作為：全校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學生，每早晨都拿著聖經，或單



獨的親近主，或幾個人在一起讀經禱告。許多人開始對付罪，甚至連管廚房的人都感到驚奇！因為廚房的碗，突然增加了！已往許多學生將碗，碟拿到寢室裡去，私下自己使用。現在蒙了光照，知道這是不義！就都拿出來，歸還廚房。聖靈到處做工，人人都讚美神！

我這個罪人，就是在那一次奮興會中蒙恩得救的！因罪得洗淨，接受了基督做救主，心中便充滿了屬天的喜樂平安！那時我想，全世界最喜樂的人，應該就是我了！我在生活上的改變，連我自己都覺得希奇！從來不知道神的生命一進到我裡面，就會發生這麼奇妙的大改變！主的愛那樣新鮮有力的吸引我，叫我甘心樂意將自己奉獻給祂。哈利路亞！我已經得救了！我全人都屬於祂了。但願榮耀頌贊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1926 年秋天，他再到廈門，預備到內地去做工。但到了廈門做工的時候，他發現患了很嚴重的肺病，因此不能再往前去做工。據聞當時的醫生說，他今後不能用口，最多只能用筆來傳揚主的道。這消息叫聽見的人心裡非常難過！他離開廈門，就回到上海，在那裡主為他預備了一個地方，讓他可以安靜的休養。1927 年春，他得到主明顯的託付，使他裡面產生了一個負擔，要寫屬靈人這部書，以應付中國各地信徒的需要，所以他一面養病，一面寫這一部書。當他寫完這本書之後，在書的末了他這樣說：“回想開始著寫本書以來，已經經過了十六個月，在這十六個月中，可說無時不是為著本書負擔，自然將神的真理這樣傳開，並非仇敵所甘心的；因此攻擊橫來，真有令人應接不暇之勢！我感謝神，因為祂的恩典到底扶持了我，直到今天。多少的時候，我想：我實在沒有法了再進前了，靈中的壓制真是太重，身上的力量又太弱，好像生命的指望都要喪失似的。但是我所屬所事奉的神，照祂的應許，因著多人的禱告，使我剛強起來”（1928 年 6 月 25 日）。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見，他為了受託寫這本書，幾乎連性命都擺上了。

1928 年初，他在上海召集了第一次特別聚會，是在哈同路一間小客廳舉行的。有些弟兄姊妹是從福建、浙江、江北好幾個地方來的，也有本地的弟兄姊妹一同參加，但人數不多，大約五、六十位左右。每天上午下午都有聚會，每天傳兩次信息，每次的聚會差不多有三個多鐘點，這樣一連有四個星期之久。他們所用的椅子是長板凳，沒有靠背。參加的弟兄們告訴我，雖然坐的板凳不舒服，又硬又沒有靠背，但因著主的同在，三個鐘點好像一下子就過去了！一點都不覺得長，身體也不覺得累。在那四周的聚會中，真是滿了主的恩典！關於神永遠的旨意，和屬靈爭戰的信息，都是在那次聚會中釋放出的。末了的一個下午，他們專一的禱告，一面為著所聽見的信息感謝神，一面也為著所看見的亮光和負荷的責任，戰戰兢兢的仰望神。聚會結束，他們各人便帶著喜樂和感恩的心情，回到原來的地方。

從江蘇北部來的季永同弟兄，和邱日鑒弟兄回到他們的家鄉，蒙主大用，許多人因著他們蒙恩而得救，也有許多教友得著重生和復興，在那一帶地方就有好些教會的見證立了起來。

由溫州來的幾位弟兄，回到鑿江，他們所得的光，是那麼清楚，但是要怎麼往前去，卻四顧茫然！面對道路的艱難，更令人裹足不前！為此，他們就在一個小房子裡有七天的禱告，每一次禱告完了，地上都淌濕了眼淚！主的恩愛，聖靈的能力，充滿了他們的心靈。於是他們一對一對的出去做工，隨走隨傳，正如當日主打發門徒兩個兩個的到各城和各鄉去傳道一樣。短短幾年的工夫，那一帶地方就有好些聚會興起來。當我一九四八年前往溫州領特別聚會時，在那邊已有兩百多處聚會了。

倪弟兄在上海的特別聚會結束後，他繼續寫《屬靈人》這部書，迄 1928 年 6 月底，才全部脫稿。在他寫完了這部書之後，就病倒了，約有一年多的時間，一直躺在病床上。他自己曾這樣說：“自從 1926 年以來，我的身體是一天弱過一天，屢次患病，加之身上還有許多責任，不能休息，所以總是每況愈下，自從我寫完屬靈人之後，我的心力都已用盡，就一病纏綿，直到如今。”

弟兄們在《復興報》上也發表過他病的消息：“在這期內我們的弟兄竟然是度兵凶戰危的生活，當他寫《屬靈人》時，是如何在撒但齒縫間度日，當屬靈人寫成之後，撒但是竭其陰府的權勢，想把我們的弟兄打到一敗塗地，好使《屬靈人》的見證歸於空虛而後已。這樣的戰爭好像是曠日持久，要使我们唱悲歌的了。但是我們慈愛的父親，得勝的救主，就是在這樣危急的時候，領我們的弟兄在升天的地位裡，勝過了仇敵猛烈的攻擊，我們今天含著歡欣的淚向主感恩，使我們在祂的得勝裡，仍然能出這一期的復興報！”

按我間接所聽見的，他那時患的肺病相當嚴重，給他診病的德國醫生，曾把照他肺部的 X 光片，和另一病人照肺的 X 光片做一比較，二者肺部的病況都是一樣的嚴重，但那另一同病的人卻已經死了。這就給他知道，他的肺病也是一樣的無望！他當時因沒有得到主的話，所以信心無法剛強起來，只好躺在床上，一面休養，一面仰望神的醫治。忽有一天，主有三句話臨到了他（都是聖經中的話）。可惜後兩句我已經忘記了，頭一句是這樣說：“義人必因信得生”（來 10:38）。他相信主的話，就勉強從床上爬起來，慢慢的把好幾個月沒有穿過的外衣穿上，很費力的站起來。那是相當辛苦的一件事，凡躺在床上的一周沒有下過地的人，都有這樣的經驗。但他靠著主的恩典竟然站起來了！還不只這樣，他下了樓梯，經過一小巷，就來到李淵如姊妹的住處。李小姐看見他，覺得非常驚奇！怎麼倪弟兄會站起來呢？怎麼他會走到我這裡來呢？本來大家為他都極其擔心，以為他可能不會活在地上了，如今他竟然站起來，並且又能走路了，這實在是一個神跡！李小姐又驚又喜，請他進去坐下，我們的弟兄就述說主如何向他說話，如何醫治了他，主永遠是可稱頌的！

從那一天起，他的身體就一天過一天的康復，並且長得又高又大，使大家很難相信，他從前是患過肺病而又快死的人！感謝神，祂知道教會的需要，所以叫我們的弟兄起來，好像從死裡復活一樣。在他身上還有許多奇妙的神跡，可惜我們所知道的太少。

當他病得醫治以後，從 1930 年到 1931 年，他大部份的時間都住在上海。上海地教會，因著他話語的供應，在屬靈生命上就逐漸增長。他在工作上，注重質的充實，不太注重量的增加，所以聚會的人數並不算很多；但在那裡聚會的弟兄姊妹，個個都是結結實實的。他們的愛心，順服和在主面前的學習，實在可做各地聖徒的榜樣。尤其人一進到聚會中間，就覺得主的同在。

在那一段時日，他也致力於文字的工作。復興報和講經記錄，總是陸續供應在各地的信徒。同時屬靈人這部書，在各地也幫助了不少的人。那時所發行的基督徒報，在聖經的亮光上，給弟兄姊妹的影響很大。聖靈藉著這些文字在各地做工，有不少的人起來追求屬靈的事，好像雨後春筍一般！

1931 年 10 月間，他在上海召集第二次的特別聚會，從各地來參加的約有兩百多人，他傳的信息就是“更美之約”。這篇信息已經刊印成書，也叫許多人得到了幫助。特會完了，又繼續一個月的查經，叫我對於教會的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同時也看見了宗派（分門別類）的事，是不合乎聖經的。許多人在那一次聚會中，看見了教會的亮光，他們回到各地，因此又有好些新的聚會被建立起來。

到了 1932 年，又有第三次的特別聚會。這次特別聚會與從前有一點不同，就是從英國、澳洲、美國來了七位弟兄，他們是屬於閉關弟兄會的。因為倪弟兄曾向他們買了許多書，而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和希奇。這些書在國外並不是很暢銷的，為什麼一個中國人會買這麼多的書呢？因此他們寫信來問倪弟兄，這樣彼此就有了書信上的交通。當他們知道主在中國也興起了教會的見證，就派了七位弟兄來訪問，同時也邀請倪弟兄到歐洲去看望他們。

在這裡我還要補充一點，就是當七位弟兄來滬訪問教會的時候，倪弟兄在聚會中曾向他們聲明，教會只接納他們七個個人，並沒有接納他們背後的團體。因他們七個人都是弟兄，是神所接納的；凡神所接納的人，教會不能不接納；可是他們所代表的團體，教會不能接納。倪弟兄為著提防在接納和交通上發生任何難處，故預先有所表示。

1933 年，倪弟兄應弟兄們的邀請，前往歐美看望弟兄們。他先到英國，途經加拿大，然後去美國。無論到哪裡，都有弟兄們接送。在這一次旅程中，發生了兩件大事：

頭一件事，就是他見到史百克弟兄，並和他有長時間的交通。當他在國內時，曾讀了許多史百克弟兄所寫的書，他認為在這一時代，被主使用最能叫他得著供應，就是史百克弟兄。所以他到倫敦之後，常去和史百克交通。我相信那一段時間，他們的交通，必定是非常甜美和喜樂！

第二件事，就是邀請倪弟兄的閉關弟兄會，因為倪弟兄與史百克弟兄交通，他們竟將倪弟兄革除。什麼叫做閉關弟兄會呢？他們乃是一班自己認為只有他們才是教會，只有他們才是站在教會的立場上，除了他們之外，就沒有教會了。所以，凡與他們有交通的人，就不能再和別人交通。如果違反了一件事，就是背叛教會，他們就要把他革除。他們關起門來，只與自己的人有交通，你若沒有加入他們的會，你就不能和他們有交通，他們也不願意和你交通。這就是閉關的弟兄會。倪弟兄既然接受了他們的邀請，當然是要到他們中間去與他們有交通，並和他們一同擘餅。但那時，倪弟兄在倫敦，也與史弟兄有交通，且在他那裡一同擘餅。這件事就與閉關弟兄會發生了難處。他們認為倪弟兄是背叛，並且正式宣佈，把他開除了。噯！閉關弟兄會，確是名符其實的閉關！我們的弟兄到這時候，已有兩次被革除的經歷，而這兩次都是為真理的緣故。

倪弟兄從歐美回國之後，1934 年的春天，在上海又召開第三次的得勝聚會。那一次的聚會，滿有主的同在！每天上午，講論“神的中心，”或“基督的中心與普及”。下午講題為“神的得勝者”。信息內容是說到神永遠的計畫，和教會對於神計畫所當負擔責任。參加那次聚會的人，都得著豐滿的供應。我相信那一次的聚會，在屬靈境界確有永遠的價值。

有一位同工樂腓力弟兄，因參加第三次得勝聚會，得到了很大的幫助，他就邀請倪弟兄于那一年十月去杭州開第四次的得勝聚會。感謝神，在那一次聚會中，來參加的人數更多，從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湖北及東三省等地，都有一些人前去參加。那一次聚會的信息，是講到神的計畫和魔鬼的詭計；同時也講亞伯拉罕的歷史。可惜，那一次聚會，並沒有很完滿的結束，最後幾天，有了一點的打岔，就是受了他結婚之事的影響。

關於倪弟兄的婚事，前面我已經說過，他曾像亞伯拉罕那樣，將張家小姐如同以撒在祭壇上了；但是很奇妙的，他又像亞伯拉罕從祭壇上得回以撒，仿佛是從死中得回的一樣。我所說的張家小姐，就是後來已經成為倪師母的張品惠姊妹。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這位張小姐竟然蒙恩得救，成為主內的

姊妹了！並且在主面前相當有追求的心。由於他們是世交的關係，自然有機會可以見面，因此他們的婚事又舊事重提。這位張小姐系畢業于燕京大學，對於文學的進修，造詣頗深。在倪弟兄所做的主工上，很有幫助，真是神為他所預備的佳偶！

但主為著訓練倪弟兄，在這件事上也使他遇見不少的難處，後來甚至滿城風雨，叫許多弟兄姊妹都受到影響。這位張小姐有一姑母，從小撫養她長大。她的姑母有意要將她許配給一位世界上有前途的人，就是有名、有錢、有地位的大人物。而我們的弟兄是一位傳道人，毫無積蓄，有世人眼中看為一個沒有出息的人。因此，她姑母極力反對這樁婚事。那時，這位張小姐已經到了法定的年齡，有權自行決定自己的婚事，同時她的親叔，也十分贊同這樁婚事，並且，她的叔叔就是最合法的主婚人。但是我們的弟兄，因想到她姑母撫養的恩情，很不願意傷她的心，若非得到她的同意，他絕不肯同她的侄女結婚。所以這件事就拖延了相當長的時間。可是倪弟兄的母親，眼看著兒子年紀已大，婚事遙遙無期，老人家忍耐不住了，便自己在心中定了主意，要快快完成這一件事。有一天，她老人家問倪弟兄說：“你對張品惠究竟有沒有問題？”倪弟兄說：“這當然沒有問題。”她說：“那就容易辦了。”至於她老人家要怎麼辦，倪弟兄卻一點都不知道。

倪弟兄在杭州領特別聚會的時候，他母親就在上海安排倪弟兄結婚的事，一面請女方的叔父做主婚人，一面印發結婚請帖，定於10月19日結婚，因那天是她老人家結婚的日子，也盼望她兒子和她一樣，在這日子結婚；恰巧那天又是在杭州特別聚會結束的日子。這些安排，她事前一點都沒有告訴倪弟兄，當然也沒有得到倪弟兄的同意。過了幾天，這消息傳到杭州，來赴特別聚會的弟兄姊妹，有的贊成，有的卻不以為然。有人以為最好不把特別聚會和結婚的事連在一起舉行。但倪弟兄卻吃了一驚！他深知若不管張家姑母的反對，勉強結婚，一定會引起很大的風波！因此，他打算特別聚會一完，就立刻逃到別處去，不參加婚禮。但幾位年紀大的同工，認為這樣做非常不好，並有一位同工厲害的勸告他：“你若跑掉，不參加婚禮，對你沒有問題，可是你要想到姊妹（張品惠），在結婚的日子，新郎跑掉了，那是多麼丟臉的一件事！”他又警告倪弟兄說：“如果你走掉的話，我們就不與你同工了！”

倪弟兄在同工們竭力勸告之下，他不得不接受環境的安排，就在特會結束會，照著他母親的意思，舉行了婚禮。那時，我也有機會參加，我記得倪弟兄事先毫無準備，他穿了一件長袍，後面還破了一個小洞洞。他講道時穿的是那一件，結婚的時候還是那一件。婚禮完畢，他們兩位就回到了上海。

結婚之後，倪師母的姑母相當生氣。有些因真理而反對倪弟兄的人，就利用這個機會聳動這位老姑母，來破壞我們弟兄的名譽，並在上海最大的申報上刊登了反對倪弟兄結婚的啟事，又加上許多不準確和不該說的話語，目的就是要毀謗倪弟兄，破壞他在弟兄姊妹面前的屬靈美德，使全國的人都看見這一個人講了那麼多屬靈的道，卻做了很不屬靈的事。同時這樣的啟事，不只登刊一次，他們不惜花費金錢，一再在報章上登載啟事。今天一篇，過幾天又登另外的一篇，要從各方面徹底的破壞我們弟兄的名譽。我們的弟兄也是一個人，因著這許多的毀謗，使他在眾聖徒面前的名譽，破壞無遺，因而心中難過，覺得沒有臉面再見了！所以從那時候起，他就隱藏起來，不再有公開的事奉，並且裡面也相當灰心，似乎是抬不起頭來了！

感謝主！到了1935年，大約是秋天的時候，他到了煙臺，剛好單大夫也在煙臺度假（他是美國人，乃齊魯醫學院有名的教授，）倪弟兄就住在單大夫家中。因著主的安排，在單大夫家裡遇見了巴姊妹

（那時巴姊妹也在單大夫家裡做客，）他們有很好的交通。有一次，他們一同禱告的時候，我們的弟兄在禱告中又重新遇見了主！他的靈再一次被剛強起來。過了幾天，又有一次一同禱告，倪弟兄在禱告中得著了聖靈澆灌。聖靈的能力降在他的身上，這是他從前所沒有經歷過的。從此，他在屬靈方面就有了很大的轉機，於是在煙臺開了一次特別聚會，在那次聚會中，有許多人蒙了恩典，使煙臺的教會得到了很大的復興。

煙臺教會復興後，這消息立刻就傳到上海。上海的教會，因著倪弟兄所受的打擊，自然也受到了相當的影響，許多弟兄姊妹靈裡下沉，聚會空氣死寂。當他們知道了倪弟兄在神面前重新蒙恩，便請他快快回上海來。他到了上海，就有特別聚會，那些住在上海附近的弟兄姊妹都來參加。在那一次聚會中，主的靈又大大做工，那一次的信息是得勝和聖靈澆灌。大意是說，每一個基督徒都要過兩個關，一個是得勝關，一個是能力關。我們如果要做一個好的基督徒，生命方面，要過一個得勝關；事奉方面，要過一個能力關。感謝神，許多人在這次聚會中，因著聖靈的工作，心中滿了喜樂！多人將身體及財物獻上，甚至連小孩子也蒙了大恩！聖靈的工作是那麼明顯，有誰不在主前俯伏敬拜！那時上海教會很喜歡唱這首短歌：

**不再是我，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替我活！  
我已與祂同釘死，脫離罪、己和今世；  
我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而活！**

這首詩主要的是“替”字，因為不再是我活著，乃是基督替我而活。既然是祂替我活，我自己就不必掙扎用力，只要祂替我活就好了！

在上海特別聚會之後，這風聲也傳到了福建，許多弟兄姊妹非常渴慕，就寫信請倪弟兄到福建去幫助他們。感謝神，我們的弟兄在主的引導下，到了福建。和他同來的有季永同和朱臣兩位弟兄，還有汪佩真姊妹等。他們先到廈門，後往泉州，在一個弟兄的大院子裡開特別聚會。福建還有許多地方的人前來赴會，連汕頭也有人趕來參加。濟濟一堂，差不多有一百多人。那次的特別聚會。我覺得實在太好了！超過已往在滬杭所舉行的幾次得勝聚會。感謝神，我再說要感謝神！神恩待了那次的聚會。許多基督徒以為要過得勝的生活，好像是相當難，並且以為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但倪弟兄卻給我們看見，得救不難，因為是基督替我們死；照樣，得勝也不難，因為是基督替我們活。不是我們能得勝，乃是基督替我們得勝；不是我們能忍耐，乃是基督替我們忍耐。我們只要完全相信，完全交托，祂就負責替我們做。

那一次聚會完了，我有一個深刻的印象：1926年我們的弟兄在漳州開奮興會的時候，我好像看見了基督釘十字架，祂替我死了；此次我們的弟兄講完了這信息，我也好像清楚的看見，基督如今在我裡面，祂替我活著。感謝主，從前我所認識的，是一位元替我死的救主；現在我所認識的，乃是一位元替我活的基督。不是我活著，乃是祂替我活！哦！若是每一件事都要自己做，那是何等的苦，也是多麼的難！但現在知道，每一件事是祂替我做，這樣的生活是何等的容易！不是我自己生活，乃是祂替我活！哦！這種生活太輕鬆了！真是太釋放了！何等榮耀的大釋放！那一次聚會末了的幾天，就講

到聖靈的澆灌，也有好些人進入這經歷。聚會完了，大家都心被恩感，向主滿了稱謝和讚美！

按我所記得，當時我們的弟兄只在煙臺，上海和福建三個地方領特別聚會，此後他又暫時停了下來。雖然他沒有立刻再到各處去領特別聚會，但那個復興的水流，卻藉著三個地方的特別聚會，流遍了全國。各處奉主名的聚會，與我們有交通的聚會，都得著了復興！感謝神，聖靈的工作是不受時間空間控制的！只要聖靈做工，什麼都是容易的；只要聖靈在那裡運行，什麼難處都容易解決。感謝神！我們的弟兄雖受過撒但多方的攻擊，大概有一年多他抬不起頭來，好像什麼都完了，名譽美德全被破壞了，他也到了心灰意冷的地步，但那位叫死人復活的神使他再爬起來，滿了復活的生命和能力。主是何等的豐滿，何等的榮耀！祂恩待了祂的僕人，也藉著祂的僕人恩待了在中國各地的教會！

泉州特別聚會結束以後，倪弟兄叫我到上海去，好使我有更多的學習。我到了上海，就住在哈同路文德里聚會處的樓上。在那裡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沒有和倪弟兄見過面；除了有時和李淵如姊妹交通外，平常就安靜孤單的住在那裡。起頭實在有一點受不住那樣的冷落，但相信弟兄的安排總是好的，神的帶領也不會錯，因此就學習忍耐等候。到如今才知道那是最難得的機會，可惜我沒有好好的利用那次的機會！

後來有弟兄告訴我，凡是到文德里要接受倪弟兄幫助的人，他總是先讓他安靜一段時間，因許多人經不起那種安靜的考驗，就一一的離開了。我到了上海不久，也有一位弟兄從福州來，是宋尚節博士佈道團的團長。他是慕名前來，要得倪弟兄幫助的。倪弟兄安排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間。他一住下來，就立刻要找倪弟兄談話，但倪弟兄當時沒有時間和他見面，因此他心中甚為不滿，同時又沒有給他機會做工；他受不住這樣的冷落，只住了不多幾日，就回福州去了。

感謝神，當我在那裡住了一段日子之後，與倪弟兄見面的機會就漸漸多起來，約有九個月的時間，和他常有交通。因此對屬靈的事有了更多的認識，並且對倪弟兄和上海聚會的情形，知道的也比從前增加了。那實在是一段難以忘懷而又蒙福的日子！

上海教會復興以後，人數逐漸增加；在哈同路方德里聚會的地方，因為窄小不敷應用；每次聚會時，不只會所裡面坐滿了人，甚至連弄堂裡也坐滿了人。到了冬天，坐在弄堂的人，在寒冷的空氣中聽道，實在難以忍受。因此急需預備一個較大的會所。當時有一位做護士的姊妹，受聖靈的感動，將她一生積蓄的八千多元，全部奉獻作為購買會所用。那時的八千多元，是相當大的一筆數目。又有一位老姊妹願意將她居住的房屋，連同地皮，一半奉獻，一半出讓給教會，價錢是三萬二千元。雖然只是一半的價錢，但要湊足三萬二千元，卻非容易！那時倪弟兄覺得應當買下為著建會所用；並約定日期交款。因此，全體弟兄姊妹為這事迫切禱告，許多人將所有的點滴擺上，正如寡婦獻上養生的兩個小錢一樣。感謝神，祂是耶和華以勒！到了時候，這筆鉅款就全部付清了！祂誠然是不誤事的神！這是 1936 年的春天的事。

當款已付清，買地契約也都辦妥之後，那位老姊妹因受別人的聳動而後悔了，認為那塊地賣得太便宜，所以故意留難，節外生枝。最後她更要求教會於會所落成時，必須掛起她的巨像來，作為長久的紀念。那時倪弟兄不肯答應，因為這是違反屬靈原則的。而這位老姊妹竟不顧一切，到法院去控告我們的弟兄。當然，按法律來說，她是無法勝訴的，可是倪弟兄想到這位老姊妹那一半的奉獻，既非出於甘心，神必不悅納；若與她爭競，恐將失去主的祝福。於是決意把這塊地和房屋退還給她。那位老

姊妹也將價款退還給教會。但教會為著購地以及辦理各種事情的手續費，白白損失了千餘元。倪弟兄因著主的緣故，寧肯退讓，不與人競，在這事上的表現，他實在可以做我們的榜樣。

那年秋天，倪弟兄為著上海教會屬靈的需要，心裡非常迫切。於是請俞成華弟兄由長沙遷來上海居住，一面帶著醫生的職業，一面在教會中服事。因此帶進了豐富的祝福。俞醫生那分屬靈的職業，供應了許多神的兒女。上海教會以後在屬靈生命上，能有那樣穩固的根基，俞弟兄那一分的服事，實在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到了 1937 年，蘆溝橋事變發生，中日戰爭亦隨之而起。在戰事未爆發前，倪弟兄早就有想到英國去，和史百克弟兄有更深切的交通，盼望能得到更多屬靈的幫助。他既然如此渴慕，就於六月間離滬，經香港到新加坡，而後兼程赴英。不料戰事日益劇烈，戰火也蔓延到了上海。當時教會有好些事情亟待處理，於是他又由新返滬。直到 1938 年，他才出國赴英，住在史百克弟兄那裡。他認為在地上活著的聖徒，只有史百克弟兄能給他更多的幫助。那時他已經相當被神使用，對於主的認識也達到了相當深的地步，但他裡面還是那樣饑渴的盼望得到屬靈的供應，這是非常寶貴的一件事。史百克弟兄雖然在聚會和事奉方面，有好些地方與倪弟兄的看法不同，但倪弟兄並不因這些事而不接受他的幫助，這說出他屬靈的偉大。當倪弟兄在英國的那一段日子，也帶給在英國的弟兄姊妹們許多的供應。以後他又到歐洲一些地方去，一面尋求交通，一面盡他從主所領受的職事。他在丹麥首都那一次特別聚會中，所傳的信息非常好，已經由巴姊妹和金弟兄記錄下來，且由金弟兄把它彙編成書，命名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最初只有英文本，以後翻成中文、德文、法文、日文等，現在成了基督徒中間很有名的一本書。在歐美各國，凡有心追求主的人，差不多都讀過此書。主也藉著這本書幫助了許多弟兄姊妹。他本人以後雖為主被囚於國內，但主藉他所傳的話，卻永不能被囚禁。正像保羅所經歷的，他雖然被捆綁，可是神藉著他所傳的道，卻不被捆綁；反而傳揚到世界各地。倪弟兄在英國約有一年之久，於 1939 年 7 月，才返國回到上海。

他回國後，即自 7 月 30 日起，在上海召集特別聚會。那時戰火已經蔓延到全國各地，所以只有幾個地區的人能夠前來參加。那次的聚會我也趕上了。他所傳的信息，主要的是說到基督的奧秘，就是基督的身體。按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許多人都有此知識，但真正在啟示中看見的，是何其少！那次，他很著重的說：“對於基督的身體，必須有一次基本的經歷，基本的看見。看見了，就一切都不同了。”但如何才能看見基督的身體呢？他又著重的說：“十字架工作的終點，就是叫人看見身體；十字架工作的結局，就是將人帶進身體裡。”這信息一共講了十一次，許多話都是從前未曾聽見過的，叫多人蒙了新的恩典！

在中日戰爭以前，倪弟兄曾在上海近郊的真如，預備了幾間房子，擬接待同工們，為著給同工們一些更深的帶領。想不到戰事一爆發，那些房子還沒有使用過，就已盡毀於炮火之下！因此他從英國回來後，就立刻在法租界租了一所房子，為著造就同工們而用。那次特別聚會後，就有一些同工留下來。到了 1940 年，又有一些同工陸續從各地前來接受帶領。他們同在一起，除了每週有聚集外，還有好幾次談話聚會。在談話交通中，許多人屬靈的難題都得著了解決。他勞苦服事，巴不得在主裡將同工作都帶到更深的地步，好叫教會得著豐富的供應。

他不只在屬靈方面造就同工們，並且他也非常關心同工們生活的需要。初時曾有幾位同工，因營養

不足患病離開了世界，留下孤兒寡婦需要照顧；同時在各地還有不少同工，都過著極其清苦的生活。他既同做僕人，怎能漠不關心？那時在全國有二百多位同工，雖然是主負他們各人的責任，但他在基督耶穌裡的愛心，卻因著這些事成了一個負擔！並且許多該開展的工作，也都受了經濟上的限制。為此他就盼望能像保羅一樣，親手做工，一面供給自己和同工們的需要，另一面也期使工作得以開展，盼望這些問題都能得著解決。

他的胞弟懷祖弟兄，對主也相當熱心。他是一個化學師，曾在澳門開了一間小藥廠。該廠出品的幾種藥，頗受醫生們歡迎，藥的效力可以和泊來品媲美。可惜他不善經營，以致業務沒有多少開展。倪弟兄的父母很盼望倪弟兄能夠幫助他的弟弟從事經營。當時倪弟兄也有一個心意，以為幫助弟弟經營藥廠，或許是主為他預備的一條路，使同工們的生活，和工作上的需要，都可得以解決。於是他接受了這一個經營的責任。

按倪弟兄有這樣的存心是對的，他經營這個事業一點都不是為著自己，完全是為著同工們和工作上的需要，也可以說是為著主的需要而做的。他確實要效法保羅的榜樣“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要”（林前 20:24），並要“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林前 9:18）

他有這樣的心志原是好的，但保羅當年所帶的職業，是簡單的手工藝，而今天他所經營的事業，卻是一個大的企業。若要把這樣的一個事業經營得好，就非擺上全力不可！因此，親近主和服事弟兄姊妹的時間，自然就會減少了！這可能是他始料所未及的。

他所接辦的那間藥廠，以後成了全國聞名的生化大藥廠。頭一年他請了一位弟兄在廠裡負相當重要的責任，後來這位弟兄卻很厲害的反對倪弟兄。這位弟兄親口對我說，該廠第一年的利潤，差不多都是為著同工們和主的工作而使用。到了第二年，由於業務的擴展，責任的繁重，人事的複雜，許多弊病也隨之而生。有一班弟兄姊妹因著利害的關係，很不滿意倪弟兄。我也相信他處理生化藥廠的事，很難面面俱到。在一個規模這麼龐大的藥廠裡，要做得十全十美，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幾年，我在南洋，對於國內所發生的事，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教會發生了很大的難處。

一位與他最親密的同工李淵如姊妹，也因著生化藥廠的問題不滿意，以致於灰心，後來她離開上海到蘇州去，兩個人有好幾年的時間沒有見面。還有許多過去敬重他的人，也因著生化藥廠的事，先後離開了他。當然有的事可能是出於誤會，但有的事我們承認倪弟兄自也有不完全的地方。那時有人譏諷生化藥廠為“生話”藥廠。因由藥廠產生批評論斷的話語實在太多了！後來嚴重到一個地步，連我們弟兄話語的職事，也不能不停了下來。

他在上海停止講道，已經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弟兄姊妹一面失去話語的供應，另一面又聽見了許多不能得造就的話，是非的話，以致聚會非常沉悶，當時負責的弟兄們只好決定將聚會暫時停了下來。那實在是一段相當黑暗的日子！多人靈裡受壓，心中極其難過！清心愛主的人，只得流淚、憂傷、哀痛、禱告！

感謝神，我們的弟兄雖然有他錯誤的地方，也遭受了許多誤會、譏諷、攻擊和棄絕；但他沒有因此而改變那純一為著主的初衷，愛主的心也沒有稍減，仍然向著標竿直前。當他經營賺到一些錢的時候，他就回到福州，在鼓領山上買了許多的房子。這些房子原來是西教士避暑的地方，現在他們不想到那裡去避暑了，所以都要出讓。他把這些房子買下來，預備將來讓同工們可以到那裡去受造就。買了以



後他以為這些房子還不夠用，所以他又回到藥廠裡去，繼續工作，以後又增添了一些房子。勝利後第一期的訓練聚會，也是使用他為主經營所賺的錢。他不是為著自己去賺錢，乃是將所賺的錢都用在主的工作上，這些事後來許多人都能為他作見證。

感謝神，我們的弟兄雖然遭受誤會和被棄，甚至有時他向弟兄打招呼，弟兄都不理睬他！反對他的人都以為說：“倪柝聲完了！”但他在主面前卻學習了更深的功課，接受了更厲害的破碎與剝奪。十字架將他的己對付得更徹底！他忍辱負重，不為自己表白。這一切的遭遇，反而成了他最大的益處。多年的緘默，使他裡面屬靈的積蓄更加豐富。一旦站起來再盡屬靈的職事時，就好像水閘頓開，豐盛的生命從他裡面猶如洪流般的湧流出來！滿了衝擊的能力，聽見的人無不倒下！工作的果效遠超過從前所有的。這給我們看見，我們弟兄所仰望的主，真有無止息的憐憫，和說不盡的恩賜！

那些日子雖然陰翳黑暗，但不久就帶來光明燦爛的恢復！到了 1948 年，事情有了很大的轉機！自從倪弟兄隱藏，停止了話語的供應，最受影響的就是上海教會了；當然其他各地的教會，也都受到一些影響。所以許多人都盼望倪弟兄再出來盡他的職事。那時他在鼓嶺正為接待同工們預備房屋，有一些同工們從福州城來，也有一些同工們從遠處而來，到倪弟兄那裡，催促他再出來盡屬靈的職事。倪弟兄在大家迫切要求之下，就答應先與少數人有交通。第一次的交通，約有二十余位兄姊參加，當他釋放話語的時候，滿有聖靈的能力，在座的人都不禁受感落淚！

倪弟兄再起來說話，這一個消息傳出之後，就有更多的人要求參加。後來在福州的教會，也請他帶領特別聚會。那時各地教會的事奉，大多數由工人們負責，他們各據一方，恩賜不能流通，聖靈也不得自由。因此倪弟兄那次在聚會中講“交出來”的信息：

第一、工人本身要交出來，在教會中接受配搭，在工廠中接受調動。

第二、要將工作交出來，不可將神的工作，當作自己的工作。

第三、信徒要將財物交出來，如使徒行傳第二章所記載的一樣。因著他的話帶著權柄和能力，多人都接受並順服，因此福州教會大得復興，在新的安排和帶領下，氣象煥然一新，信徒迫切向著主的心，真是叫人滿心敬拜神！

當這風聲傳到了上海，那裡的教會也急切的盼望倪弟兄去供應和帶領。在上海的聚會雖停止了一段時間，但倪弟兄未到上海之前，聚會就已經恢復了。倪弟兄在上海第一次在公開聚會中講話，那實在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因他不只多年未參加那裡的聚會，並且那裡還有許多誤會，甚至攻擊他的人。很自然的，聚會的空氣一開始就非常嚴肅。他在會中這樣說：“他好像一個寡婦，養了一班兒女，因兒女太多，不得已再改嫁，希望養活這些兒女。想不到，當她改嫁之後，兒女們都棄絕她。”說到這裡，聲淚俱下！因著弟兄說話滿了膏油，聚會的空氣就完全改變了。許多人摸著了生命，所有的誤會，不用解釋便過去了！多少心裡有問題的同工，因著碰著聖靈，他們彼此認罪，互相赦免；所有的間隔，難處和不同的意見，頃刻之間，好像煙消雲散，都蕩然無存了！大家一心一意的為著主，為著福音，為著教會，並為著神的計畫而努力。同時各人也將自己及財物，都無保留的交出來。這一次的交出來，範圍更大，也更徹底。

上海的工作告一段落，倪弟兄就回到福州，按照他所受的託付，也是他多年靈裡的負擔，在鼓嶺山上進行造就同工們的事。鼓嶺是一避暑勝地，倪弟兄在那裡買了十幾座洋房，也買下許多田地，預備

為擴展主的工作而用。他打算在鼓嶺，每年至少有一次為期四個月的訓練；並開辦療養院，設立學校，好讓同工們的子弟可以在那裡受教育。他為神的教會和工作，深思遠慮，實在將他的一切都擺上去了。

第一期訓練，從各地來接受帶領和造就的同工們，約有七十人左右。自六月初起，到九月底止，有四個月之久，凡與各人有益的，他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參加那一次聚會的人，真是有福！在這一期的訓練中，每週約有四天或五天的聚集。每天上午第一堂，傳講最重要的信息，第二堂則每個人輪流著作見證，見證完後，按各人的情形加以評語，一面將各人的難處指出來，另一面也將蒙恩的路擺在各人面前，叫各人得著非常實際的幫助。晚上是講“初信造就”，後來福音書房出版的《初信造就》五十二題，就是當年的講道記錄。

那四個月的帶領，摸著人心最厲害的，就是上午第一堂的聚會！他所釋放的亮光是過去聞所未聞，話語的能力有如利刃紮入心坎！聽完信息禱告時，有多人流淚痛哭！有好幾次他講完了道，全堂幾乎都僕倒哀痛著禱告，其情形宛如五旬節的再臨，聖靈同在的明顯，真像大風吹過能感覺得到一般！參加那次訓練的人，實在是太蒙恩了！

我好像癱了腿的米非波設，竟然得以參加大衛王所擺設豐富的筵席。因為當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我就放下事奉去經營一間煉奶廠，如同彼得又打魚去了！約有五年之久，愛心冷淡，信心軟弱，生活失敗。直到1947年，因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便於1948年元旦，才決心起來再事奉主。雖然我有了一個轉機，但那時屬靈的光景，正像肺病到了第三期，非經長期休養，不能恢復！以後聽見上海教會大復興，倪弟兄再出來盡屬靈的職事，為此決定和內子由泰國經汕頭來到福州，恰好趕上第一期的訓練。哦，主是何等恩待了我呢！當我初到鼓嶺山上時，看看每一個人屬靈的情形，都是比我強得很多！我開頭參加兩次聚會，倪弟兄都是講到以弗所第一章復活的信息。主立刻就給我看見：“不是養病，乃是復活！”並且那一個復活的大能，已經在我裡頭了！我相信這話，我感謝主，很希奇，屬靈情形就如從死裡復活，立刻有了大的改變！我繼續參加聚會，主實在逾格的恩待了我。那四個月，成為我一生最蒙福的日子，也是我流淚最多的日子；我所得到的造就和供應，遠超過我所求所想的！

我們在鼓嶺山上的生活，除了參加訓練聚會外，其他時間都是各人單獨的親近主，有的人在家裡安靜，有的人就在樹下或草地上，專心讀經，禱告或唱詩。有一天，我在樹下尋求主的時候，主叫我遇見了祂。我從前真像約伯一樣，乃是風聞有祂，到了那一天，我才親眼看見祂！倪弟兄很注重個人親近神，直接從神那裡得到啟示和光照，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他所說的是何等重要！並知道他的帶領是何等正確！

第一期訓練完滿結束，多人帶著豐盛的恩典回到原在地，好些地方的教會得到了新的供應，正如春天一樣，出現著欣欣向榮的景象。主是永遠可讚美的！鼓嶺訓練這樣的蒙福，因此多人都渴望著能參加第二期的訓練。倪弟兄感到主來的日子已近，教會的需要這麼迫切，福音也應該搶出機會來竭力傳開，所以就決定於一九四九年春，在鼓嶺召集第二期的訓練，參加人數比第一期略為增加，約有一百位左右。

第二期的訓練開始，內戰就更加劇烈了，江南及上海的局勢均告緊急，各地人心慌慌不定。他們在山上只有兩周，治安就發生了問題。那時倪弟兄靈裡感覺要立刻離開山上，果然在他離開不久，就有三個很兇惡的人來找他，如果不是搶劫，可能就是綁架了。感謝神，祂已帶領我們的弟兄脫離了惡者的手！因此全體弟兄姊妹也都離開鼓嶺遷到市區去。倪弟兄在鼓嶺所預備造就同工的地方，還不到兩

期就廢棄了。

他們從山上下來，就住在福州海關巷十四號。這是倪弟兄向他親戚買下來的一間大公館，裡面有廣大的花園，古老的洋房，和新建的宿舍，足夠容納百餘人居住。當他們從山上下來的時候，每個人的心情都相當緊張，有的想離開，有的想留下，又有一位年長的同工主張遣散。眾人議論紛紛，茫然不知所從！倪弟兄身負重責，他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因此就在客廳裡，一面踱來踱去的仰望神，一面也迫切的尋求主的引領。約有兩天之久，他的心終於安定下來，明白了主的意思，還是要照著當初所得的引導，繼續在海關巷做第二期的訓練，直到完畢為止。他也深深的相信，第二期訓練未完，福州城內一定不會有什麼事。主是信實的，祂的引導不會錯。戰事只到福州邊界就停滯不前，直到第二期訓練完滿結束後，福州才告失守。

1949年8月，就是第二期訓練末了一段時間，我接到倪弟兄的電報，有事要我去福州交通，因此有十天左右參加那次的訓練。我看見他們的光景，真像世外樂園一般，四圍雖然兇險，但他們卻在那裡專心追求屬天的事，有如置身世界最太平的境域。每晚聚會後，倪弟兄，俞成華弟兄和汪佩真姊妹，常在樹下談話，我也得以在他們中間，聽見許多寶貴的話語。在談話之中，倪弟兄常常說：“我們實在喜樂！”哦，他處於危難的環境中，仍然在主裡面有喜樂，這是何等大的蒙恩！

有一次，汪姊妹告訴我，在最緊急的時期，曾有一位弟兄因著這樣的環境，非常懼怕，不只他自己緊張，也影響了其他弟兄姊妹的情緒。所以我們只好快快的給他買了一張飛機票，把他送走了！免得他在這裡動搖別人的信心。至於倪弟兄，他的心境卻很安定，沒有一點的懼怕。因此，我想起聖經中一句話：“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我們的弟兄，他的愛心和信心，實在比別人高過一頭。

第二期訓練結束後，來參加的弟兄姊妹先後離開，倪弟兄也來到香港。神的帶領及管理，是何等奇妙！他到了香港，看見香港教會的光景，覺得這一個地方，將來可能成為主見證上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必須加強這裡的教會和工作。為此，他就寫信給我，要我離開廈門來到香港。那封信好像是一道命令，也沒有徵求我的意思。同時一連好幾次打電報催我從速來港！我接到他的信，心中也非常清楚，覺得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立刻應命而來。

倪弟兄到了香港不久，華南各地都先後易手。他因關心國內各教會，又獨自回到上海，在那裡逗留一個多月。按他觀察的結果，以為國內還有幾年時間可以傳福音，建立教會。所以他就將最後的一筆款購買了一間印刷廠，起名為“以琳印刷所”，俾便文字工作而用。同時又開辦了一間翠華染料廠，希望讓許多弟兄姊妹有正當的工作，可以適應新的環境，而帶著職業事奉主。哦！他一切所想的都是為著主，也是為著教會。他全心全力為著主，只有主耶穌才知道。他所有的安排，也都證明他決心要留在國內，與眾聖徒同甘苦，共患難。但由於香港還有一些事務必須料理，不久他又趕回香港。

當他抵港之日，我很希奇他的頭髮留得那麼長！問他，才知道是因為太忙，沒有時間去理髮。哦，我們的弟兄為教會忙到一個地步，連理髮的時間都沒有！他實在像保羅一樣，比眾使徒格外勞苦，甚至連性命都置之度外了。

倪弟兄在香港幾個月之久，從來沒有對眾聖徒公開講過道。迨至1950年1月初，他才蒙主引導，覺得應該召開一次特別聚會。遂于九龍佐敦道七號二樓，即原來聚會的地方，開始有特別聚會。除主

日外，每晚講一次，連續有一個月之久。因著膏油在他身上，話語滿有能力，許多人得以復興，重新奉獻給神，並將自己交出來，願在教會中一同配搭事奉主。

在這裡的聚會，聖靈明顯的有了一個新的起頭，弟兄姊妹們也都熱切的事奉主，因此倪弟兄就正式安排了五位長老和十幾位男女執事。同時由於原來聚會的地方太小，他好像下命令一樣，指定三位弟兄負起責任來，在最短期間內選擇一合適場地建築一幢可容千人的會所。於是在九龍尖沙咀天文臺道尋得一塊地，因著眾兄姊同心禱告並為主擺上，翌年（1951年）春，新會所就落成了。過不多年日，弟兄姊妹的人數，遂由原有的三百多人，增至三千多人。香港教會那幾年蒙恩的情形，就是起始於主藉著倪弟兄帶領的那一次特別聚會。雖然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但追念往日所蒙的恩，仍要讚美我們的主！

特別聚會過後，我們的弟兄就要回到國內。那時有好幾位弟兄切切勸他不要回去！因為進去由得他，出來就由不得他了。若是回去，將來必定後悔！何況海外還有許多地方可以做工呢？但我們的弟兄為著在國內的眾教會，和凡留在大陸上求告主名的人，負擔沉重，所以他一定要回去。我們怎樣勸也沒有辦法改變他的定規。記得有一天上午，我在他住的地方，又勸他不要回去，因回去之後，必定會遇見許多危難，以後如果要出來，就不那樣容易了！我勸他到一個地步，他就答應我說：“讓我打一個電報到英國去，問史百克弟兄，因他是我屬靈的權柄，我要聽他的話。”我說：“好！”我真歡喜。但事後，我不敢問他到底有沒有打電報到英國去問史百克弟兄。我認為這樣的問，是沒有禮貌的。在英國的史百克有沒有回電，我也不知道。

過了兩天，我們的弟兄就決定離開香港。當他離開這裡的時候，給我很深的印象，感到他真像當日保羅上耶路撒冷去一樣。保羅上耶路撒冷之前，明明知道有捆鎖和患難在那裡等著他，那時雖有多人流淚勸他，但保羅說，你們為什麼這樣痛哭，叫我心碎呢？為著主耶穌的名，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願意！我們的弟兄回國內去，實在也有這樣的態度和心志。他離開的時候，不許人送他，除了兩三位幫助他的弟兄外，沒有任何弟兄姊妹送他。他就是這樣孤孤單單的離開了香港。誰知道那一次的離開，竟成為人間最長久的離別！

他回到上海約有一兩年之久，殷勤工作，實在看見主豐盛的祝福，全國各地教會都受了他見證的影響。當教會最興盛的時期，聚會的地方差不多有一千多處，弟兄姊妹約有九萬多人。除了天主教，在基督教裡，人數最多的，就是基督徒聚會處了。而這九萬多人，差不多都是清楚蒙恩得救，為著主站住的。感謝神，當我們的弟兄被革除離開福州的時候，雖然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出去，但後來主所賜給他的，確實超過了千百倍！哦，主說“一粒麥子……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我們的弟兄就是在這原則下，經歷了神話語的真實！

旋于 1952 年，倪弟兄前往東北的瀋陽領會，不料在旅途中被捕，從此失去了聯繫，不知被囚禁在什麼地方。那時各地都展開了控訴大會，幾年後才提出公審，許多罪狀都加在他的身上，並判入獄十五年。到了 1955 年，全國的同工和有心事奉主的兄姊們，都相繼被捕，全國基督徒的聚會一律停上。神所許可臨到祂僕人身上的，誰也不能攔阻或改變，我們只有順服而已。

他在監牢為主被囚，只有倪師母可以去看他。他早年已患心臟病，但主卻一直扶持了他。許多人都等候盼望他被囚期滿後，便可以得著釋放。但事實卻非如此，因他向著主的忠誠，十五年期滿後，仍

未得著自由。前年（1971年，）倪師母先他去世。可能這件事給他很大的打擊，叫他在患難中失去了同伴的照顧，更感覺孤單了，連到監裡去看他的人都沒有了！他雖在極大的試煉中，卻靠著主的恩典，仍然滿有喜樂！從他寫給親友最後的書信中，便可窺見其梗概。摘錄其中一段於後，以期共勉：

“我身體的情況，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發病就很難過；就是不發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發不發之分，沒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曬一點太陽，可以改變一點皮膚的顏色，但不能改變病。但我維持自己的喜樂，請你放心。希望你自已也多保重一點，心中充滿喜樂！祝你好。”

在這些話中，我覺得很寶貴的是後面的幾句話：“但我維持自己的喜樂，請你放心！希望你自已也多保重一點，心中充滿喜樂！”他維持自己喜樂，也盼望別人心充滿喜樂。這一封信，很有腓立比書的味道。保羅在捆鎖之中，寫信給在腓立比的教會，他說：“我若被棄奠在其上，也是喜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他一直盼望眾聖徒都在主裡面喜樂！

弟兄姊妹，我們的弟兄在那樣的環境中，還能維持自己的喜樂。這不是容易的事，他必是因主而喜樂，只有主才能成為他的喜樂。除了主之外，還有什麼能叫他喜樂的呢？

弟兄姊妹，我們在海外，有什麼苦難，有什麼十字架，比我們弟兄所遭受的更重呢？我們應該在主裡常常喜樂！過了不久，我們就看到一封信，驚悉他已經於主後1972年6月1日離開了世界！他怎樣離開世界，我們不知道，信中只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他忠心至死！”感謝神，我們的弟兄實在有一個心願，要忠心至死！主也成全了他的心願，他實在是忠心至死，安然見主了！

弟兄姊妹，我盼望神的兒女們都跟隨這一個腳蹤，這是羔羊的腳蹤，也是羊群該有的腳蹤——忠心至死，便進入了更美的復活！我們的主耶穌，實在全然可愛的主！祂愛我們到一個地步，為我們捨命，又為我們復活！我們的弟兄，也因著主的大愛，愛主到一個地步，忠心至死！盼望我們讀了他的歷史，我們也要誠實愛主，忠心跟隨主！哦，不是你做工有多少，乃是你忠心有多少；不是你事奉的年日有多少，乃是你愛主有多少！

我們的弟兄因著主的恩典，遵行了神的旨意，服事了這一世代的人。無論本國外國，都有許多人從他得著了屬靈的幫助。現在他跟從主已經走完了他的路程，在主裡睡了。我們深信他安息，乃是等候那更美的復活！那日他必起來，得他的賞賜和福分。

弟兄姊妹，我們中間有些人，可能正在開始走這條路，或者有些人已走了一半，或者有人快將到達終點了！但願主恩待我們，叫我們能專心跟從祂，一直忠心到底！在這一個時代裡，為著主忠心到底的人，實在不多見。願主憐憫我們，興起我們來為著祂，並盡忠於祂，讓祂有所滿足！阿們。

## 02 我對倪柝聲弟兄的認識

我記得我得救以後，那一次倪弟兄要離開我們的時候，他將詩篇七十三篇二十五節送給我們，他也

將這節聖經送給許多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也把倪弟兄送給我的這節聖經轉送給你們。現在我要講我對倪柝聲弟兄的認識。

我是他用福音生的，並且一生從他得到了許多的幫助。我可以這樣說，沒有一個人給我的幫助超過他，他所給我的影響太大了！所以我很樂意述說我對於他的認識。我們要認識一個人，不只要從大的事上去看他，也要從小的事上去留意他。他在工作上的成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用不著我再提起。我所注意的，乃是他在一些事上所給我的印象，我可以簡單的提一提。

他雖然比我大四歲，並不是大很多，但我每一次到他面前，我總覺得我很小，好像一個小孩子，而他卻像一個大人，什麼都比我高，比我大。小孩子擺在一個大人面前，很自然的就顯得小了。有的時候我在他面前，講我所看見的一點小亮光，很奇妙的，如果我錯了，他只要說一句話，不用多說，我就看見全盤都錯了。無論對屬靈的認識，聖經的亮光，屬靈的經歷，以及世界任何的知識，他都比我更高大。有一次我同張光榮弟兄坐在他家裡，張老弟兄就說：“我們很喜歡在你面前坐一坐，因為每次到你這裡，總使我們在屬靈或屬世的認識上，都能增加不少。”他實在是一個豐富的人。

他得救之後，就非常饑渴的追求主，那一種的饑渴，可以說是少有的。無論在屬靈的啟示，或聖經的知識，和事奉的學習上，他都很迫切的追求。只要對他屬靈生命有益的，他總是想辦法去得著。他常到和受恩教士那裡，在她面前受教；因為和教士實在能幫助他，特別是對於一個渴慕主的人，更有益處。他自己說，他在和教士面前常受責備。他和一同事奉主的弟兄們，許多時候看法不一樣，有時甚至會爭執起來，事後他就到和教士那裡去，看看到底是誰對。但結果，我們的弟兄總是受責備。雖然如此，他還是喜歡到她那裡去。為什麼呢？因為和教士實在能帶給他屬靈的幫助。他渴慕認識主的心，就是那麼迫切！

他也是相當殷勤的一個人。倪師母說過一句話，倪弟兄在時間上，連五分鐘也沒有隨便浪費過。他實在是殷勤，他做工的時候是拼命的！這二集的詩歌，是經他看過並且也略略修改過的。那時，他住在鑽石山，在將要離開香港的那一天晚上，他整夜沒有睡覺，為著趕完這一件工作。有一次我問他：“你身體好不好？”他說：“我沒有工夫生病！”他忙到一個地步，連生病的工夫都沒有。為著主，能攻克己身，叫有病的身體好像沒有病的一樣。他的身體雖是那麼軟弱，帳棚的繩栓時常動搖，主還能藉著他做了那麼多，那麼大的工，這都是因為他全心愛主，不顧自己，而殷勤為著主的緣故。所以年青人要在事奉上有成就，必需殷勤。我們的弟兄留下了殷勤的榜樣，我們都該效法他。

他對於神旨意的態度，就是絕對順服。我不是說他完全順服了神的旨意，也不是說他從來沒有違背過神的旨意，但是他的存心，就是要在凡事上絕對順服神的旨意。他曾說過一句話：“順服神的旨意是我們的責任，順服以後所有的後果，那是神負的責任。”他為著順服神的旨意，實在付上了很大的代價。因此，他受了許多苦。在這件事上，他也可以做我們的榜樣。有一次，他告訴我說，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只要是神的旨意，他是順服得來的。他不僅願意順服神的旨意，他也實在是順服了。只要是神的旨意，無論是多大的工作，他都可以放下；無論是多大的利益，他都可以捨棄。許多有前途，可以得著好處的事，因著神的旨意，他都擺在一邊。他實在是一個順服神旨意的人。

倪弟兄出去做工的時候，都是憑信心倚靠主。他沒有領過固定的薪金，也從來沒有向人表示過自己的缺乏，他信神會供給他一切的需用。這並不是說他沒有缺乏過，他也常常經過試驗，受過許多的苦。

有一次，他在上海，據說大概有三天沒有吃東西，因為沒有錢，後來在他的房間裡找到了幾個銅元，他就拿著那幾個銅元出去，為要買一個燒餅，或者油條來吃。不料走到馬路旁邊，因體力支持不住，好像昏過去，倒下來了！但一下子他又爬不起來，靠在那道牆邊，不願給人看見，剛好有一位弟兄從那裡經過，問他說，有什麼事情？為什麼倒下去呢？他連連說，沒有事情！沒有事情！他不願意表示自己的缺乏，他實在是一個肯吃苦的人。他畢生為主所受的苦，可以說超過我們中間任何一人所受的苦！我們無論哪一位都趕不上他。因為他受苦最多且最深，所以也最有屬靈的東西可以給人！

他對於錢財很小心，他常常說：“懼怕錢財，好像懼怕地獄的火一樣！”他說，奉獻的錢，經過他手的，是相當的多。托給他用或托給他分配的，為數也不少。但他常是這一雙手接過來，那一雙手就送出去了。有時甚至沒有一點剩下，兩手常是空空的。他經營生化藥廠也賺了一些錢，但都是為著主而用的。汪小姐最後經過香港的時候，那時國內已經改變了，我們的弟兄為著文字的工作，買了一所印刷廠，汪小姐告訴我說，這是他最後的一筆款子。為著主的工作，他什麼都肯擺上去。還有其他許多的事，他怎樣為主擺上，真是不勝枚舉！

他也是一個不求名的人，除非為著責任的關係，在文字上才寫他的筆名。只要能避免的，他都盡力避免；只要能隱藏的，他總是儘量隱藏的。他不願意出名，雖然他不願意給人知道，但卻是人所共知的。有一次，我在杭州參加特別聚會，他在同工聚會中說：“我實在羞辱你們，因為許多公會的人，都說你們是倪柝聲派。這倪柝聲三個字，加在你們身上。”他立刻就轉了一個口氣，並且很厲害地說：“倪柝聲這個名字，是可咒詛的！”他恨惡自己的名字。我們有主耶穌的名字就夠了！一個人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在世界上來說，是相當不錯的；就是在屬靈的境界裡，這樣的人也是非常難得的！

我們的弟兄在他房間桌子的旁邊，聽說寫了幾個字：“大丈夫不求人憐！”他實在是不願意得到人的憐恤。當然，在神的面前，他需要神的憐憫！但他不願意得著人的憐恤，不願意麻煩別人，也不願意得著人的小幫助。他在佐敦道領聚會的時候，聚會一完，很少與人打招呼，或者和人聯絡感情，一下子，他就走了。有一位姊妹，備有汽車天天在門口等著，要送倪弟兄回鑽石山去，我們的弟兄也知道這件事。如果是別人的話，恐怕每天都很高興的坐她的車子回去。但他不是這樣，一散會，就立刻自己走了。有時這位姊妹出去追趕，再三的勉強他，才肯坐她的車。其實，他喜歡乘坐巴士或的士回去。在這些小的恩惠上，他不願意占人的便宜。他也不願意巴結那些有錢的人。有一次他從香港搭船到上海，同船的有一位來自香港的老姊妹，這位老姊妹相當有錢，也很樂意幫助同工們。倪弟兄告訴我說：“雖然我知道她與我同船，按理我應當去看她，但是因為她有錢，許多做工的人都上她的門，我就不願意去看她，免得有一個印象，以為事奉主的人都是這樣。”

他出門的時候，不喜歡人接送，常常是一個人。他覺得，神的僕人應該是卑微的，不要受從人來的榮耀。有一次我在上海，他要出門去開封領特別聚會，還是江守道弟兄先告訴他，我們有幾個人要送他上火車，他才肯答應。那是先得到他的許可，不然他不喜歡人去送他。這是神僕人的風度，也是站在僕人地位上該有的情形。

他常遭受譏諷，被人誤會。有一次我在上海，聽見好些弟兄姊妹議論他的事情，都是說他不對。我聽見了也認為是不對的，以為我們的弟兄不應該這樣。但大家都在背後說，不敢去當面告訴他。在那時候，我很遵守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教訓，知道弟兄錯了，就要趁著他一人和我在一起的時候，當面

指出他的錯來。我這個愚昧的人就到他家去了，當面指著他的錯說，許多人都說你如此如此。等我講完了，他很簡單的解說幾句。始知事情與人所譏諷的話完全相反！那時我又怪他，既是這樣，你為什麼不說呢？我帶著責備的口氣來問他，為什麼你不解釋一下呢？他很嚴肅的對我說：“我如果去解釋的話，我就沒有十字架了！”我一聽見這句話，好像有一個大光忽然把我照了一下，我就滿面羞慚的回去了！我以為要去幫助他，結果反而得了他的幫助。

他不只在背後被人譏諷，誤會和批評，有時也被人當面責罵。他有一次在北平，一位弟兄就當面對付他，差不多有三個鐘頭之久，一直的責罵他。但我們的弟兄沒有分訴，也沒有辯論，連一句話都不說，只是點點頭，有時候笑一笑。在座的有另外一位弟兄，就是徐仲潔弟兄，他看見我們弟兄的態度，三個鐘頭受責罵，一點都沒有還口，非常受感動。本來徐仲潔弟兄也是贊成那一位弟兄的，但從那一天起，他就轉過來與倪弟兄同工了。這樣的事情，不只有一次，可說是常常有的。我們的弟兄不為自己講理，不為自己申辯，不為自己說話，不為自己表白，默默的接受別人的苦待，實在表現了羔羊的靈。

他對人充滿了愛，並且常憑愛心說誠實的話。有時他住在弟兄的家裡，弟兄好好的接待他，當他要離開的時候，常喜歡留下一封信，這封信不是滿心感激的話，乃是將你屬靈方面最缺乏的地方告訴你。這樣常會引起人的反感！認為我這樣好意的接待你，你反而寫一封信指責我。裡頭實在不舒服。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弟兄是憑愛心說誠實話，如果肯接受的話，那確實對他們有很大的益處！有一段時間，我在汕頭做主的工，倪弟兄在我家裡住了三天，我也盡情的接待他。但臨別的時候，他同樣的給我一封信，開頭我很歡喜，以為他送我什麼東西，或者說些什麼好聽的話。可是我拆開一看，其中寫了五條，這五條話把我的醜相都完完全全的說出來了，好像把我這個醜相畫了幅圖畫給我看看。我承認開頭我的恩典不夠，我實在有點生氣，但我勉強自己，知道弟兄是出於愛心，我不能生氣，不能起反應，因這是弟兄的愛！我勉強把這封信接受下來了，也接受了他所提起的那幾點。感謝神，他信上所提的那幾點，恰好改正了我們沒有看見的錯誤，叫我得著很大的幫助！我一生從來沒有遇見一個人，那樣肯憑愛心向我說誠實話，所以我要感謝神！為著這封信，我後來忘記了謝謝他，將來在主面前相會的時候，我一定要好好的謝謝他！他很少當面稱讚人，如果有稱讚，總是在背後，免得叫人驕傲。

他在教會中雖然那麼有聲望，實在是一個屬靈的首領。但他還是勇於認錯。有一次，人家給他一筆款，是指定要他到郊外風景區去休息用的。他請了幾位客人，有兩個西教士，我也是被請之一，就搭車到杭州，也到莫干山，並到安徽的黃山。在旅行的途中，我看見他有一些事情，我認為不對，不應該那樣做，但我不敢當面說他，可是裡面卻悶悶不樂。後來回到上海，在那一個主日擘餅的時候，從後面有人遞給我一張字條，我打開一看，原來是我們的弟兄向我認罪的話，他說在這次的旅途上，因為他神經太緊張，有些地方錯了，請我赦免他。我接到這張字條，裡面就有一個感覺，他是一位年長的弟兄，也是一位屬靈的首領，竟然向我這小弟兄認罪，這太偉大了！今天有些所謂的屬靈偉人，或是教會的領導者，明明知道自己錯了，卻不肯向人認罪，因為他以為這樣做，會失去了他的尊嚴。但我們的弟兄什麼時候錯了，什麼時候就向人承認，不維持自己的尊嚴，這才是一個在屬靈境界裡極尊貴的人。

末了一兩年，我和他接觸的時候，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很容易接受交通。許多時候我說



出我的感覺，說出我的看法，他常常會考慮，不只是考慮，並且有時也接受。一個肯接受交通，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像他那樣在各方面都高過別人，而且滿有經驗的人，還能夠接受別人的交通，實在不容易。他不主觀，常常站在客觀的地位上看事情，所以他不只叫人感覺偉大，也實在是甘甜，是一位很可愛的弟兄！

他有一個很大的度量，在他一生之中，不知道受過多少人的頂撞，但他都能饒恕，從來不計算人的惡。從前為著生化藥廠的事，許多人反對他，在背後批評他，譏諷他，或是當面頂撞他，但在他恢復職事的時候，他都赦免。向他認罪的固然赦免，就是沒有向他認罪的，他也赦免。有一位同工，現在也為主殉道了，就是張愚之弟兄，當倪弟兄去經營生化藥廠的時候，張弟兄反對得很厲害。但當倪弟兄恢復職事時，張弟兄看見自己的錯，向他認罪，他全都饒恕了；不只饒恕，並且他和張弟兄一同事奉主，在上海末了的幾年，張弟兄成了他最好的一位同工。他赦免人到一個地步，就如詩歌裡所說的：“一若毫無其事發生似的。”神怎樣赦免我們，他也照樣赦免那些得罪他的人。由於他度量的寬宏，所以能包容一切與他不相同的人，也能包容許多反對他的人。他實在是被神擴充過，具有寬廣的度量，因此他也能帶領那麼多弟兄姊妹往前去。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弟兄身上有許多的美名，但也有許多惡名。在末了這二十年，人把許多的罪加在他身上，甚至被人捉拿，被人控訴，人加給他許多的惡名，甚至有許多沒有聽見過的罪，和我們想都不敢想的罪，一一都加在他的身上！並且造出憑據來，使人不能不相信。因此，有許多弟兄告訴我說，他真的犯了這些罪；也有的人說，這些都是假的。如果有人要問我，倪弟兄有沒有犯過這許多的罪呢？我頭一個答案，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犯這些罪，我不知道。不過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沒有得救，感謝神，藉著他我已經蒙恩得救了；曾有一度我屬靈的情形相當低落，感謝神，藉著他我被帶進很大的復興！我一生蒙主藉他帶給我的屬靈幫助，可以說沒有辦法計算！這是我所知道的。

弟兄姊妹，我們要認識一個人，最主要的點，就是從他身上有沒有得著屬靈的幫助，從他身上有沒有基督的流露。這個人的好壞，我們不需要去研究，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基督徒，如果把基督減去，也沒有一個是好的。但是感謝神，基督從他身上流露出來了，我們就要將榮耀歸給神！我們的弟兄在這一個時代裡，是主賜給教會的一個恩賜，主藉著他使教會得著了何等大的恩典，並且帶領神的兒女在屬靈的路上往前走了一步。我們在這裡述說這些事的時候，心中充滿了喜樂！最後我不能不說，為著他的緣故，再把讚美感謝歸給神！

我也盼望神的兒女們聽見了這些話，大家都激起一個追求主的心，我們的弟兄已經離開我們到主那裡去了，今天教會實在需要有人起來！常有人說，如果倪弟兄在這裡，教會就不會有這些難處了；如果倪弟兄在海外，在海外的教會就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了。是的，我承認這些話是對的。可是神的旨意，神的安排，卻使我們的弟兄在這樣有需要的時候，沒有留在海外。我也常常盼望有一天，他能夠出來，或者有一天我能夠到他那裡去，吐露我心裡所有的苦衷。甚至有一次我做夢，遇見了我的弟兄，我一見到他，就哭起來了！我流著眼淚，把海外教會的情形，都告訴了他。哪裡知道醒過來，卻是一個夢。弟兄姊妹，實在海外需要他，但是神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過了我們的道路！主不但沒有叫他出來，反而把他接回去了！現在他在主的懷裡享受了安息。今天在海外的教會滿了難處，滿了分爭，實在需要主再興起這樣的恩賜來，再興起這樣有份量的人來！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在主

面前，為著這件事而禱告，為著教會的需要，我們應迫切的禱告！願主再得著這樣合用的器皿。另一方面，我也盼望今天聽了這些話的弟兄姊妹，都得效法我們弟兄所留下的榜樣，在神面前竭力的追求認識主！我盼望倪弟兄雖如曠野人聲的消失，卻有許多像倪弟兄那樣忠於主的見證都被興起來！願主恩待我們！

末了，我將倪弟兄在 1930 年前後所寫的一首很美麗，而又極雄壯的詞，附錄於後，藉資共勉：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讓我事而不受賞賜，  
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傾酒，不知飲酒；只想擘餅，不想留餅。  
倒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捨棄安寧，來使人得舒服。  
不受體恤，不受眷顧；不受推崇，不受安撫。  
寧可淒涼，寧可孤苦；寧可無告，寧可被負。  
願意以血淚，作為冠冕的代價；  
願意受虧損，來渡旅客的生涯。  
因為當你活在這裡時，你也是如此的過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損失，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適。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遠，這條道路一去就不再還原。  
所以讓我學習禰那樣的完全，時常被人辜負心不生怨。  
求禰在這慘澹時期之內，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  
學習知道禰是我的安慰，並求別人喜悅以度此歲。**

這一首詞，實在說出他在主面前的心願，也說出他一生的經過。最終主也照著他的心願，成全在他的身上。但願人因主的慈愛，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祂！

（1932 年 12 月 4 日主日聚會時倪弟兄親自交通的話）

讀經：使徒行傳 14:26-27

今天早起在這裡，我們要頂少、頂小、頂微的，來跟從使徒，學習說一點當初我們怎樣蒙神的恩典，藉著我們所行的一些事。所以今天在這裡，並非講道理，乃是講一點故事。前日我們看《通問報》第 1517 回的第 7 頁裡，有一段教會新聞，題為“小群之中西信徒特會一則”，說到一點關乎我個人以及這次聚會的事。寫這段新聞的人，是很客氣的，並且對於我們的存心也還不錯。不過他所說的，也許有的是訪問而來，所以在事實上有好多不頂準確。從他的話中，我們知道他是一位弟兄，所以，在最近的一禮拜內，我要寫信通知他更正一下。（信已經送去了，不過並未見登出來——付印時注。）

我今天要把過去的事實，來說一說的緣故，是盼望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不要以為人說我們是“小群”，就把自己奪了去跟從這名稱，也就自以為是小群了。我們中間的弟兄姊妹，有的在歷史上比較知道我們一點，自然不會受什麼影響。有的弟兄姊妹，不過才來了幾個月，也許並不知道我們過去的事實，就怕有些分不清楚。所以我藉著今天的機會，來告訴大家一點。

說到我們的背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一切，許多弟兄姊妹都不大明瞭。到底我們以往的歷史是如何，是許多人所不知道的。所以，我今天只好說一點。

三年前我有病回去福州，有的弟兄姊妹要我把 1922 年到 1923 年做工的事情，講一點給他們聽。他們曾問到從前到底是怎樣起頭的，以往的仗是怎樣打的，對於真理的見證到底是如何？所以我藉此說一說當初主怎樣把真理的亮光給我們，怎樣領我們走這一條道路。一面叫他們（福州）更明白一點，一面也叫在本埠（上海）的弟兄姊妹更明白一點。我們總要在言語上、態度上注意，不要叫人說我們是小群。如果我們自己承認是小群，就不怪人稱呼我們小群了。我今天把以往的故事說一說，也許我們可以避免許多的誤會了。

不過要述說以往的故事，也是頂難的。第一，因許多的地方，當初是打過仗的，若是提起什麼人名來，好像有點近乎傷他們。第二，因過去的事，我個人在裡面有太多的分。第三，一個人說到過去的故事，必定有他主觀的背景。比方請一位在南京的弟兄講，他必定多講到他在南京怎樣蒙神引導，怎樣來走道路。如果請一位在廈門的弟兄講，他也必定多講到他在廈門怎樣在神的面前尋求，怎樣順服神來走道路。所以一個人要講過去的故事，總不免把個人的色彩、個人的背景帶進去。我不願意這樣，我願意把我個人的色彩減少到最低的限度。倪柝聲的名是可咒詛的，我從前說了，我今天再說。我盼望盡力減少我個人的色彩，同時也把以往的歷史告訴大家。

通問報所記的那段新聞，現在我念給大家聽一聽：“此會之由來，系閩籍信徒倪柝聲君，於民十一，十二年間，蒞滬開會立說，以根據聖書原文為原則，異常嚴厲，滬人不諒，乃時局所關，未能建樹，遂返閩。創刊《基督徒報》，風行一時，遍及環球。未幾又改名《復興報》，頗動人聽，散諸宇內。一面重臨滬土，集其少數同志，以祈禱為前題，講經為後盾。乃於三年前，在滬西哈同路文德裡房屋，設立會所。初因人數不多，名以‘小群’二字。每週聚會，約近十次。三載以來，有蘇之阜甯屬長老宗的十餘處，浙之泰順屬內地系的十餘處，及永嘉、平陽等屬的自立派數處，或閩省他派數處之志同道合者，已被同化矣。打倒原有會名，更變牧師領袖制，同隸‘小群’幟下。本屆因澳斯大利亞等處之醫生包君、教士賀君、商人仇君、斐君等六人，女信徒二人，由倫敦企名來滬。是以召集蘇、浙、閩，連本埠小群之同志，共到男女約二百人，在文德裡，以地主之誼招待。於十一月七日至十三日晚止，每天聚會三次。予適逢其會，參加為旁座。每日由倪君主講，各西士及華徒，互相討論，張趙等君為員。精神濃郁，得益良多雲。”

這一段的記載，對我們可說是滿懷好意，不過在事實上可說大半是不準確的。所以我今天要據實直說，叫我們知道神到底怎樣領導了我們。

疑問

我是在一千九百二十年那一年春天的時候得救的。得救的頭一年，我並不明白教會的真理。不過領我得救的那一位姊妹曾對我說，今天在教會裡有一頂可惜的事情，就是有名無實的教友太多。另一方

面，我只覺得（我所認的）牧師的資格最卑鄙，除了牧師來要捐錢之外，平時看不見牧師的面。我家裡的人還沒有得著復興的時候，在我家裡往往有幾桌的麻將牌。碰到牧師來捐錢的時候，有時就順手把牌桌子上的錢拿些給他。雖然牧師也明知是牌桌上的錢，但是，他仍是收下。因此，我覺得牧師的資格太卑鄙了，只要有錢就行。另外，我又覺得，在教會裡，又有許多教友是有名無實的。

### 受浸

在 1921 年 3 月裡，主給我看見受浸的真理，叫我看見教會所施的滴水禮並不合乎聖經。因為在最近幾禮拜內，我讀聖經，看見主耶穌受浸的時候，聖經說祂來到約但河，說祂從水裡上來。我就想起公會裡替人施洗的時候，用一小碗或者小盆盛水，是怎麼上來的呢。並且我想起我小時受洗的時候，是一美以美會的監督給我做的。他把冷冷的水滴在我頭上，兩隻大手按著我的頭，我巴不得他快些做完，我因不耐，並且哭了。受洗完了，那位監督，還給我一張執照，裡面填上我的名字，他也簽了名。我得了這個，以為一點意思都沒有。如果我後來沒有信主，就是有了那張執照，我還是什麼都敢做；幸虧我後來得救了，才有了一個大轉機。那一次的受洗，是我母親替我做的，我自己並沒有信主。這個時候，我已經知道我小時的受洗是錯誤的，並且若是受洗，按著聖經是應當受浸的。

就是在 1921 年 3 月 28 日的早晨，家母叫我去對我說，我如果要去受浸，你怎樣看法呢？我說，我也正等著要受浸。家母說，如果要受浸，到哪裡去受呢？我說，我早已打聽好，離開福州坐兩點鐘的小火輪，到馬尾一位和教士那裡去找。余慈度小姐來閩時，就是在和教士處受浸的。哪一天受浸好呢？揀日不如當日。所以，我同家母就定規立刻動身去。到了和教士那裡，把我們的意思告訴她，她也贊成。於是我們在當日趕到一個陽歧鄉下去受了浸。

這樣一受浸，在我的身上，就有了一個大轉機。第一件事，我去告訴我的一個朋友，就是王載弟兄。我怎樣認識他的呢？就是當我得救的頭一年，在我們家裡，每禮拜四有一個查經班。來查經的，年長年老的居多，我好像是個小孩子，好像找不著同我年歲差不多的談談。兩三禮拜後，王載弟兄來了，我看見他，年紀和我差不多，比較可以同他親密些，從此我就同他有些來往。我受了浸，第二天就去告訴他說，我昨天到陽歧受了浸。他說，頂好，頂好。從前我也是在南京受了滴水禮，後來我到廈門，碰見一位弟兄，把受浸的真理告訴我，所以我在鼓浪嶼也受浸了。我們兩人真是歡喜，因為我們有了同樣的亮光。

第二件事，我就去告訴那位領我們查經的老牧師。在福州，他是第一有聖經知識的。因他查經的時候，曾說什麼都該憑著聖經而行，所以我歡喜去告訴他。但是，我說得頂熱，他的態度卻是頂冷。我就問他，受浸是不是合乎聖經的。他說，合是合的，但是……不必這樣拘泥。我真有些希奇了。查經有一年了，他總是說，只要是聖經的教訓，我們總要跟從。受浸這件事，既然是合乎聖經的，怎麼又說不必這樣拘泥呢？今天只順服一件的真理，就說，但是不必這樣拘泥，就恐怕他所講的有些通融辦法了。如果只講一樣教會的真理，就說不必這樣拘泥，就怎敢說其他教會的真理都是應當順服的呢？所以，我就有些懷疑他所講的關乎教會的真理了。我因此想到人的權威都該放在一邊，從此我要好好的來讀聖經了。

### 擘餅

就在這一年中，我到聖經裡去查考些問題。在今天的教會裡，有好多是有名無實的教友；但是，聖

經裡是說，教會裡只有得救的人。今天有許許多多的公會；但是，聖經裡沒有美以美會，也沒有長老會，或者什麼別的會。我為什麼做一美以美會的教友呢？神的話沒有這樣說，我為什麼這樣做呢？美以美會的監督是我們家裡的好朋友，但是，人情是一事，公會不合聖經又是一事。我也看見，牧師的制度是不合聖經的。更有一件事，就是聚會，應當按著聖經的原則而行。這些事，在當初，我不過都只有一點的亮光，好像馬可福音八章所說的那個瞎子，起先雖然看見人了，但是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看是有點看見了，不過還不大清楚。

到了 1922 年的上半年，一天的下午，我覺得有一件事頂難。聖經說，信徒該聚會擘餅，常常紀念主。為什麼今天的教會，一年只有四次（就是四季）的擘餅？並且來擘餅聚會的人，平時一天到晚看電影的也有，一天到晚打麻將牌的也有，甚至說耶穌是不是一個好人的也有，明明不是神的兒女的也有。我看見他們這樣的人，也去領所謂的聖餐，我就想，我能去不能呢？不能。我從信主後，一直到 1922 年，都沒有去領所謂的聖餐。

我好幾天在聖經裡一直查考：擘餅這件事，是不是必須牧師主領的呢？是不是受了按立禮的人，才能擘餅，沒有受按立禮的人，就不能呢？我花頂多工夫去找，但是，一點找不出。牧師主領擘餅這件事，是聖經裡所沒有的。這個時候，我頂難頂難。聖經是說該常常擘餅紀念主，但是，我要去，又沒有地方可去。

有一個禮拜四下午的查經班完了，我就找我的朋友王載弟兄談一談。我對他說，聖經說，要常常擘餅紀念主，但是，我自從得救以來，一次都沒有做過。在公會裡，有的明明不是神的兒女，這樣的人，我不能和他們一同擘餅。但是，有一難題，他們說，非牧師不能擘餅。你也不是牧師，我也不是牧師，我們就是把真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牧師也不肯來擘餅，我們自己擘餅，他們又說我們沒有資格，這不是有點難麼？這個時候，王弟兄就拉著我的手說，神所引導的，正是一樣的。我昨夜整夜未睡，一直祈禱查考信徒該不該擘餅？擘餅是不是必須牧師主領的？我禱告、查考的結果，聖經沒有一個地方說受了按立的牧師才能擘餅。我聽了，真是感謝主，因為祂所引導的是一樣的。我們既看清楚了聖經裡聚會的原則，我就說，揀日不如當日，就是這一個主日起首擘餅吧。

時間已經定規好了，就商量地方。我家的房子比較大一點，但是，這件事我還沒有對家母提起，恐怕她知道了，也許說我們青年人造反了。王弟兄說，他是借住一個女學校的房子，最近要搬家，有點不便當。我說，不要緊，就在他所住那一間聚會好了。這樣定規了以後，禮拜五、六這兩天，我一天到晚頂快樂，因為前面有一快樂的日子要到了。到了主日晚上，我通知我的母親說，我要到王弟兄家裡去。她說去做什麼？我說，去做一件頂要緊的事。那天夜裡，我們三人（王弟兄夫婦和我），在一間小房子裡，一同擘餅，一同喝杯了。我告訴你們，我死也不能忘，就是到永世也不能忘，沒有一次靠近天像那天夜裡的！那天，天真是離地近！我們三人都不禁流淚了！那次才知道擘餅紀念主有什麼意義。我小的時候，因受了滴水禮，曾吃過聖餐。我曾說，麵包有些酸，葡萄汁還有些甜呢。我只記得一酸一甜，別的我都不懂。這一次，我才知道它在神的面前，是神所最寶貴的。我們第一次才學習什麼叫敬拜，什麼叫紀念主。我們沒有別的話可說，我們只有讚美，只有感恩！

這一次的聚會完了，我們就問下一次呢？有的公會，是三月一次，我們怎樣呢？按聖經所說，是常常紀念主。看使徒行傳二章所記，當初也許天天有擘餅。使徒行傳二十章七節是說，“七日的第一日，

我們聚會擘餅……”這是很清楚的。所以就定規每主日都有。從那天起，每逢主日，除非我病了，或者出門在路上，或者有意外的阻擋，我總是擘餅。我們這樣行，不久，家母知道了，不過說，你們膽真大；但是，也並不反對，過了幾個月，她也和我們一同擘餅了。

後來，在外面漸漸有些事發生了。就是有人說，倪家有幾個人受浸了。美以美會的連環司來問到我們。我說，只問受浸這件事合不合聖經？如果不合聖經，我肯到會眾面前，站起來承認我的錯誤。如果合聖經，我就應當順服。他沒話可說。哦，合是合聖經的，但是，不必這樣拘泥！一樣不必拘泥，樣樣也可以不必拘泥了。我頂希奇的，原來是很好的朋友，現在因受浸這件事，他們竟然冷了。從那天起我才知道什麼叫做順服主，順服主的代價是如何了。我也知道了，平時人以為受浸是不要緊的，等到你受浸之後，就有一點要緊了。

### 脫離宗派

1922 年的下半年，我又從聖經中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宗派的問題。聖經裡有沒有說我該做美以美會教友呢？哥林多前書一章十二節，保羅勸在哥林多的信徒不可分黨，是因他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我就想，難道衛斯理比保羅還大麼？在哥林多的信徒，若說我是屬基督的，尚是保羅所責備的。那麼你說你是屬長老會的，我說我是屬美以美會的，他說他是屬浸禮會的，這些必定不合乎聖經。

我那時在一個教會學校裡讀書，學校派我做代表赴春令會，要我填一張單子，說明我是哪個公會的教友。我寫，我是一個基督徒，是直接屬於基督的。他們說，無論如何，你總是一個公會的教友。我說，不，我只做一個基督徒。聖經沒有說我該做哪一個公會的教友。那時我在口頭上，總不肯承認我是美以美會的教友。無論是誰問到我，我總是回答說，我是一個基督徒。

有一天我一面讀經，一面思想這個問題，我就是這樣脫離宗派成不成？又有一天，我聽見人說一個百貨商店倒閉的事。他們說幾個人合股開店，無論你平常怎樣不問那店裡的事，但是，什麼時候，那個店一倒，做股東的，總脫不了關係，總得同負倒閉的責。我就從這件事得了一個教訓，就想到我是美以美會一個教友，好像一個股東。雖然美以美會的一切制度，在事實上我沒有參加，但是，在名義上，我總脫不了關係。我如果要跟從主，就不只在行為上不做一個美以美會的教友，連名字也得從美以美會拿出來。這件事我既然清楚了，就不得不和家母商量，因當初是家母把我的名字放進去的。不過那時家母以為西國教士都是我們的好友，這樣做，恐怕他們見怪，所以沒有表示同意。實在我們不要怕人怪我們，乃是當怕那一位比人更大的怪我們阿。

有一天，我坐船到馬江去問和受恩教士。我問她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教會裡的生命冊上對不對？（他們稱“題名錄”為生命冊。）她說，恐怕這本生命冊上的名字死的人頂多，沉淪的也不少阿。我問她把名字放在地上的生命冊上該不該？她答覆說，如果你的名字是在天上的生命冊上，這地上的生命冊能幫助你什麼？如果你的名字沒有記在天上生命冊上，這地上的生命冊於你有什麼益處？

為著這件事，我回家母講了兩個月之久，都沒有得著同意。有一天，我們一家的人，都在花園裡。我就乘機對家父母說，名字放在公會裡，是不是合聖經的？他們說不合。我又說，我們的本分，該不該順服聖經？他們說，該。我再說，那麼我們為什麼遲延不順服聖經呢？他們說好，去做去做。我就立刻起草，後來家父親自寫信，各人親自簽了名，我立刻到郵局掛號寄去了。這封信的大意是說：我

們看出聖經裡沒有宗派的分別，有宗派是罪惡的事。所以，從今天起，請把我們的名字，從某某堂的生命冊上除掉。我們這樣做，並非個人情感有事，乃是要順服聖經的教訓。這件事就是這樣做了，下次不必再提。我們見面仍是朋友，此外並無別的緣故。

信寄出後，過了四天，幾位西國教士到我家裡來說，從來只有教會把教友革除的事，沒有教友自己把自己從教會革除的事。你們這樣做，有什麼理由呢？我們說，理由已經說了，不必再說了。過一天，他們再托一位某某學校的校長來問。我們說，沒有什麼可說了，我們朋友還是朋友，不過名字還是清塗去好了。後來本堂的牧師、連環司、監督又來，問我們是不是因受浸的問題所以要求除名？如果有人要受浸，美以美會也肯。我們的回答是：這件事是神引導我們的。你們可以不必拘泥，我們卻不能不順服神。

哦，所有的問題，不是和人爭執受浸，或者離宗派。所有問題，只看人肯不肯順服聖經。受浸，離宗派，並不是什麼大事，不過是順服中幾千件之一而已。聖經上主要的點，就是順服。

首次來滬

1922年，我曾來過上海一次，這次我不過在北四川路守真堂略作一點見證。我並沒有“開會立說”，也沒有“滬人不諒”的事。

創刊《復興報》

1922年的年底，我有一個負擔，要辦一個報。因為在福州已有人得救，並且人是越過越多了。這個時候，王載弟兄因到長江一帶佈道，他的家只有他的師母和孩子，就叫我搬到他家裡住些時，好有一點照顧。我就和王師母天天為辦報的事祈禱。那時我的經濟非常困難，禱告了一禮拜，禱告了兩禮拜，禱告了一個多月，還是一文錢都沒有。有一天早起，我就說，不必禱告了，這是沒有信心，現在應當先去寫稿。難道神還要把錢先給我們，來等著我們寫稿子不成。從今以後，不為這事禱告了，就去預備稿子。

等到一切都預備好了，抄到最末了一個字，我說，錢要來了。我最末了再跪下禱告一次，對神說，神阿，稿子已經寫好了，要付印了，但是，錢還一文沒有……。禱告完了，頂希奇，頂有把握，神必定要給錢。我們就讚美神。真希奇，一起來，就有人叩門！我想，也許有人送錢來。因王師母是主人，所以讓她去開門。哪知走進來的，是一位有錢而又不大捨得錢的姊妹。我想，是她來，不會有錢。但是，她對我說，某人，我有一件頂要緊的事找你。我說，請說。她說，基督徒捐錢該怎樣捐法？我說，不該照舊約只抽十分之一，該照哥林多書所說，按著神所囑咐的抽出來。也可以捐二分之一，也可以捐三分之一，也可以捐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她說，捐到哪裡呢？我說，不可捐給反對主的禮拜堂裡，不可捐給不信聖經的人，他們不相信主的流血贖罪，如果沒有人捐錢給他們，他們就不能傳了。每次捐錢，應當禱告神，或者送給窮人，或者送為工作，總不能放在不正當的組織裡去。她說，有好多天，主一直對我說，你這個人太愛錢。我起先還不佩服，現在我服了。今天早起，我禱告，主說，不必禱告了，錢要先拿出去。我真難受，現在拿來三十元，交給你為著主的工作用吧。剛好，這三十元，夠印一千四百本的復興報。後來又有人送三十元。剛好夠郵票和其他的雜用，這就是第一冊《復興報》的起頭。

復興的起頭

後來王連俊弟兄，也來到我們中間了。這個時候，離宗派的，得救的，大約有二十多人。王載弟兄有意請李淵如姊妹到福州開一個會。我起先想，何必這麼遠請她來呢。後來，到底由王師母和家母請她來了。

1923年1月，李小姐到了福州，我們就預備開會佈道。我們每主日本來是在王弟兄家的客堂聚會。現在要開會，沒有地方，沒有凳子，又怕沒有人來。我們就這樣做：在王弟兄家一個亭子裡聚會，現湊些凳子，到附近的地方請些人來。因主已起首做工，就有許多的人得了救。

我們本來頂盼望在陰曆正月初做點工，但是，李小姐因南京有工作，必須就離開福州。我們只好送她動身。我本來去請在馬江的和教士來幫忙，但是，她說，不知道這個聚會是一個怎樣的聚會，她不能來。我同王弟兄商量，會到底停不停。王弟兄那時傷風，我又把已經放假回家的陸忠信弟兄、繆受訓弟兄用快信請來了。我們只好定規繼續下去。

我們請人的法子，頗有效力。我們弟兄們每人在胸前背後掛上白布。前面寫的是“你要死”，後面寫的是“信耶穌得救”。還有其他類似的單句。手裡拿著旗子，口裡唱著詩，這樣遊行各處。看見的人真希奇。就是這樣把許多人帶到聚會的地方來了。天天都是這樣遊行，天天都有人來聽福音。在亭子的外面，在廚房裡，在客堂裡，都坐滿了人。

我們租了些凳子聚會，但是，租的期限是兩禮拜。現在日子滿了，錢也沒有了，聚會停止不停止呢？凳子只好還人。我就報告說，以後凡是要來聚會的，都要自己帶凳子來。這一天下午，整山（倉前山）只見人搬凳子。年老的也有，年輕的也有，男學生也有，女學生也有。員警見了，都有點希奇。每天散會時，我們又報告說，願意把凳子放在這裡的，我們盡力保管，不過如有遺失，我們不負賠還的責。要帶回去的，就請帶回去。這樣每天三次聚會，都是各人自己帶凳子。

感謝主，祂特別的祝福，有幾百人得了救。這一次，把救恩的根基，打得頂清楚。本來，在中國，許多信徒對救恩不大清楚。就是從七八年前起，藉著那次的聚會，藉著弟兄們到處去傳揚，就有許多人清楚了。

#### 起首租房子聚會

聚會差不多聚了一個月，我們中間就有一班少年的弟兄說，從今以後，該有一聚會的地方。那時我們缺乏錢，租房子有點做不到。我回到學校裡去，和幾位得救的弟兄商量，就是和陸忠信弟兄、繆受訓弟兄、王畏三弟兄等商量，我們看該繼續對學生的工作。我第一次去租何姓的房子。這家裡的人都得了救。他們說，只認定租給我，每月房租是九元。我回去和幾位弟兄一同禱告，求神給我們錢，因為一進去，就要出三個月的房租。

我每禮拜六，都要到馬江去聽和教士個人講道。我去了，她對我說，在這裡有二十七元，是一位朋友叫我送給你們為做工之用。這個數目剛好，因房租每月九元，三個月要二十七元，不多也不少。我一回去，就很大方的先交三個月。後來又是禱告主，主又有了供給。這是在福州做工的起頭。

#### 多人的復興

我一生沒有看見有一次復興勝過那次復興的！那次天天都有得救的人。好像無論什麼人，碰一碰就得救了。每天早起五點鐘，我一到學校，就看見無論在哪裡，都有人拿著一本聖經在那裡看。總有一百多人在那裡讀經。本來看小說是很時髦，現在要看的只好偷著看了。現在看聖經是頂體面了。我們



的學校一共有八班，每班有正副班長各一人。頂希奇的，差不多每一班的班長都得救了。所有出名的運動家也得救了。我們的校長說，你們所做的我都佩服，只是你們對聖公會的態度，是我所悲傷的。這是因校長是聖公會的教友，我們卻不肯屬於宗派之下。

天天背著旗子遊行的有六十幾人。福州不過有十幾萬的人。我們天天這樣背旗遊行，天天有幾十人出去分單張，整個福州城都震動了。

有好多弟兄才得救，就給他們受浸。這時候，我們按著聖經起首聚會了。在福州的聚會就是這樣起頭的。後來信主的人越過越多，鄉下也起首有工作了。

#### 首次到南京

1924年，我到杭州做點工，就遇見了張光榮弟兄。這個時候，在福州有一點事情發生。因同工者對教會的真理看法有點不同。我因避免裂痕，所以就離開福州，暫住馬尾。（雖然近幾年來，我與王載弟兄所走的道路有些不同了，但是，當初那一段的同心，也是不可抹煞的！）我覺得應當做一點特別的事，所以就到南京，幫助一點靈光報的事。

1924年11月因南洋有呼召，所以我就去到南洋。從此南洋的聚會也起頭了。1925年5月回國後，就在福建羅星塔租房住下了。

#### 創刊《基督徒報》

《復興報》是1923年1月起出刊的。這個報本是無定期的刊物，一直出到1925年。我住在羅星塔的時候，覺得要出一種定期的刊物，多注重一點得救的真理，多注重一點教會的真理，也講到一點關乎預言和預表的事。我辦這個報的本意，不過是一暫時的性質。這個報就是基督徒報。1925年出了兩期，1926年出了十期，因著需要的緣故，1927年又出了十二期。

#### 廈門一帶聚會的起頭

1926年的上半年，我曾到過廈門、鼓浪嶼、漳州、同安作一點見證，有頂多的人得了救。下半年我又去一次。不過這時候我人很累，一面領會，一面又寫稿子，另外還要寫信，我已經有些病了。本來定規聚十天會，哪知到第九天我就病倒了。後來有王連俊弟兄來繼續做幾天的工。廈門、同安一帶的聚會也起首了。所以閩南的工作，是在1926的下半年就起頭了，並非在1928年才起頭的。

#### 二次到南京

我在廈門的病，據有的醫生說，恐怕有生命的危險，也許只有幾個月的盼望了。我並不怕死。不過我想到我多年在主的面前所學習的、所經歷的功課，都沒有寫出來，難道把這些都帶進墳墓裡去麼？同時李小姐、成寄歸先生都有信請我到南京休息些時。我素性不願白吃人飯，所以到了南京，住在成先生的家裡，仍是帶病幫助校改成先生所譯的司可福的函授課程。不過只改了頭四卷，我就病得做不下去了。

我未到南京前一年，雖然曾和李小姐說過教會的真理；但是，她的態度很硬，並未接受什麼，因此我就索性不提了。後來李小姐因讀一本教會的歷史，看見各宗派的由來，並不合聖經，她就有些明白了。不久，我聽說她受了浸。又不久，她和幾位姊妹每主日也起首擘餅聚會了。我到了南京，當然到會一同紀念主。因我曾在金陵大學講過幾次道，就得著了兩位弟兄回頭過來，我們就接納他們與我們一同擘餅了。這是我們在南京做工的起頭。

## 來到上海

我因要專心寫《屬靈的人》，不久又離開南京，去到鄉間。（就是無錫漕橋鎮。此時，做工的姊妹，因時局的問題，已離開此地，把房子托給我照料了。《屬靈的人》頭四卷，就是我帶著病在這裡寫成的。）1927年3月，南京有軍事行動，漕橋也駐有軍隊。我因受託住在這裡，幸駐兵未動一草一木。不過聽見南京的消息不大好，弟兄姊妹又音信不通，所以我就由漕橋動身來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後，才知道弟兄姊妹已先後來此了。我們未到上海之前，在辛家花園汪宅，已有擘餅聚會。我們都到了上海以後，就遷在賡慶裡聚會。福音書房，也就是在這時候從羅星塔遷到上海的。

## 第一次的特別聚會

1927年底，我們天天有一祈禱會。江北、平陽一帶的信徒，因從我們的文字見證得了說明，就有信給我們。我們看見他們可受造就，我們也覺得在中國的信徒，實在有需要，就預備開一特別會。1928年1月，我們租得了這裡的房子（哈同路文德里），2月1日，就起首有特別的聚會了。這一次聚會，我們中心的信息，是只講到神永遠的旨意，和基督的得勝。我們並沒有提到教會的真理等問題。這次聚會，從外埠只來了二三十位弟兄姊妹。神給他們亮光，叫他們知道該怎樣走道路。受浸、離宗派等問題，都是他們自己解決的。四年以來，在江北，得救的、復興的，已有七八百弟兄姊妹。聚會已有十餘處之多。平陽、泰順一帶，也有聚會十餘處，得救的、復興的，約有四千多人了。這都是主親自所做的工，並不是近來才起頭的。

## 在上海五年的大概情形

我們自從1928年遷到文德里以後，因《基督徒報》已停刊，所以仍繼續發刊《復興報》，就是近五年來所出的新《復興報》。《講經記錄》是1930年才出刊的。

我們幾個同工的，在上海數年，目的在要人跟從主的自己，跟從聖經的教訓，跟從聖靈的引導，所以並不盼望有什麼人來歸於我們，也是不應當盼望有什麼人歸於我們。這並非所謂的閉關自守，也不是什麼惟我獨是，不過願意忠心到底而已。我因帶病寫屬靈的人這部書，書成我更是大病，差不多的日子都是過床上的生活，地上的帳棚，常有傾倒的可能，所以在上海的頭幾年，並沒有什麼正式的工作。近兩年來，才算有一點起頭做工。去年才又有了一次特別的聚會。這次中心的信息，是講到新約和神的智慧兩個大題。在外埠的弟兄姊妹，這次來的更多了。

## 我們並沒有任何的會名

我們與許多弟兄姊妹之所以脫離宗派，就是因宗派是一個罪惡。我們除了歸於基督的名下之外，實在沒有任何的名稱。有人稱我們為“小群”，這是不知道我們的人的說法。“小群”二字，是我們一本暫編詩歌的名稱。因1927年，我們感覺到詩歌的需要，就先預備了二十首關於讚美一類的詩。此後或選擇，或著作，又陸續加了一百六十四首。我們盼望預備到三百首才正式出版。所以在暫編本序裡，有“至於開始預備這詩歌的原因，以及它的命名、釋意……等特點，都待正式出版時，再行詳細說明”的話。實在“小群”二字，全新約只說過一次，就是見於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節。主在那次用這二字，是指全教會說的，按主來看，全教會在地上，不過是一小群。這一小群，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真相信主，真得了救的基督人。主在約翰福音十章十六節，也明說祂的羊只有一群，歸於一個牧人。所以“小群詩歌”，意即教會聚會時所用的詩歌，此外並沒有別的意思了。外人不察，以“小群”稱我們，

大約就是因這本詩歌的名稱而有所誤會了。實在所有信主者，都是小群中之一，所以這本小群詩歌，是為著神所有兒女預備的。我盼望經過這次的解釋以後，不再有人如此的稱呼我們了。（從前因為我辦《基督徒報》，曾有人稱我們為基督徒會過。）

弟兄姊妹們，我們所以不要有任何名稱的緣故，是因為有了基督的名就夠了。所有的問題，只在乎基督的名夠不夠滿足我們的心！基督人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這一個人是屬於基督的人。好比一個女子出了嫁，她就被稱她為某某人的師母了。她能不能在她丈夫的名之外，另加上一個別的男子名字呢？如果這樣的話，我們要說她是怎樣的一個女子呢？所以，我們在基督之外另有什麼名稱，就好像有一個女子有了二重的丈夫，這是主所恨惡的。我們除了做一基督人以外，不能做長老會的人，不能做衛斯理公會的人，不能做路德會裡的人，不能做任何公會裡的人。我們不能以一國立的教會，來把神的兒女分開，也不能以一私立的教會，來把神的兒女分開。無論是一個名人（像路德、衛斯理等），是一個禮節（像浸禮），是一個制度（像公理會等），是一種組織法（像救世軍等），只要是把神的兒女來分開的，我們都不能有份在內。只要是一個宗派，就無論它是原有的，或者是新有的，都是應當脫離的。我說了，我再說，我們是脫離宗派，不是脫離教會，這是我們必須弄清楚的。

還有，我們所爭的，並非怎樣受浸、怎樣擘餅。我們所爭的，乃是聖經怎樣說。如果是主的話，我們就應當跟從。如果長老的遺傳有權柄，就主的話更有權柄。是長老所定規的靠得住呢，是主所定規的靠得住？主在馬可福音說的頂嚴，“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們承接遺傳，廢了神的道。”（7:7、13）沒有一個人憑著遺傳行事，而能不把神的話放在一邊的。

牧師制度不合聖經

我所反對的，不是牧師的恩賜，乃是牧師的制度。我為什麼說牧師的制度不對呢？全新約只提過牧師（人的）一次，就是在以弗所書四章十一節提過一次。但是，現在的牧師已是失真的了。天主教是把神甫擺在一個頂大的地位，更正教是把牧師擺在一個頂大的地位。牧師的制度，不只是天主教神甫制的脫胎變相，而且也無異于以色列國祭司的制度。神原來要以色列全國的人，都成為祭司，但是，他們墮落了，所以神才立一家的人，代替全國為祭司。從此，祭司成了神人之間的一種職份。人不能直接親近神，神也不直接的來曉諭人，都得藉著一般特等的人來親近，來曉諭。人和神彼此沒有直接的交通，這是猶太教。

基督教與猶太教有何等的不同呢！“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來 10:19-20）換一句話說，主來就是要把居間的祭司階級打破。基督已經死了，幔子已經裂開了，每一基督人都可直接進到神的面前了，居間祭司的職份，已經永遠取消。因為每一信徒，在神面前都是祭司，基督的功績，已經無條件的叫每一基督人都成為祭司（啟 1:6；彼前 2:5）。

牧師的制度，是不是有居間為祭司的性質呢？是不是把教會變做一個有階級的組織呢？惟獨牧師專管屬靈的事，平信徒只要去管自己的事。所以受浸、擘餅，都只有牧師可以做，好像只有牧師是有屬靈的權柄的。就是長老，也不過只能管事務。我今天並不是要起來與牧師作難，我所反對的，是牧師的制度，把基督的工作抹煞了！牧師的制度不取消，就難怪許多的信徒不進步了。平信徒們自己不負責，讓牧師包辦聚會的事。但是，我們要知道舊約和新約的大不同，就是舊約是有居間的階級的，新

約是沒有居間的階級的。天主教是把基督的血所成功的來抹煞，把神甫排在神人之中，叫信徒失去新的地位。更正教藉著牧師也是回到舊約祭司居間的制度，叫信徒失去新的地位。我再說，我不是反對牧師，我是反對牧師的制度。如果誰有牧師的恩賜，我不但不反對他，並且我還要尊敬他。但是，如果把牧師當作一個制度，用牧師來管理教會，我就要反對，因這是不合聖經的行為。

今年十一月的特別聚會

這次的聚會，是怎樣起頭的呢？因為 1926 年，我曾寫信到英國一家書店買幾本書，並說些所以羨慕那些書的原因，就有一老人來信問我為什麼買那樣的書。我只好回答他說，我因為脫離了宗派，所以買那樣的書。他就去告訴他的一位老朋友。兩年前，他們中間有一位弟兄，有事要到香港來，他們就托他到上海來看看我們。他回去以後，就把我們的情形，告訴了他們一點。他們都是離開宗派，歸於主名下的人。他們聽見也有人在中國是離了宗派，完全歸於主的名下，就希奇得不得了。並且因為在主裡面沒有猶太人、希利尼人的分別，加之探望弟兄，是一個聖經的教訓，就定規有四位弟兄從英、從美、從澳來到我們中間，與我們交通。

當他們這樣定規了要來，我們就寫信通知素日與我們有交通的弟兄們，內中有一段是說，“他們既然蒙主的引導要來，我們在主裡面就應當接納。不過我們還要請弟兄們記得，我們永遠是沒有一個名稱叫我們與別的信徒分別的。我們只屬於基督的身體，我們不願意加入任何的團體。所以，這些弟兄來，我們歡迎他們，接納他們。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加入他們的團體；也不是說，他們加入我們的團體。人若在基督裡，就是‘裡面’的人了，並不必加入；人若不在基督裡，就是加入，也不是‘裡面’的人。”

等到他們到了上海（一共來了八位弟兄姊妹），在主日擘餅聚會接納他們的前後，對他們，對大眾，我們曾有以下的談話和報告，就是：

“一、我們沒有一個中國國家的交通（以國界立會，好像中華基督教會）。

二、我們接受這些弟兄，是以弟兄的資格接受他們，並不是接受他們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我們只接受他們自己這幾個人，並非接受他們背後的什麼團體（所謂的弟兄會）。

三、我們這樣的彼此有交通，並非中國的交通，和西國的“弟兄”的交通合併為一。我們是沒有派別的，也盼望永遠沒有派別。我們彼此交通，是弟兄和弟兄間的交通，並非弟兄會的李文派和我們之間的交通。

四、我們永遠要保守：甲，在基督人普通所共有的名字之外，不再有特別的名稱，也不將基督人所普通共有的名字拿來私用。乙，在眾聖徒所共有的交通外，我們不願再有交通；在眾聖徒所共有的交通內，我們也不願有另外的交通。就如所謂‘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丙，在聖經之外，沒有特別的信條，我們要保守一本公開的聖經。”

這以上的情形，是我們這次聚會的來源與去因。這樣，不但我們沒有屬於誰，並且也沒有誰來隸屬於我們。

末了的話

最後，我盼望在中國的西教士，應當注重傳福音，領人歸向主；不當建立宗派，把神的兒女來分門別類。我更盼望在中國的信徒，應當回到聖經，不當把長老的遺傳，當作道理教導人。

按教會組織的真理，在聖經中並不是頂主要的，頂主要的乃是基督和祂的得勝。我們所注重的，並不是教會的真理，乃是基督；但是，在明白的人中，我們也說教會的事情。因為這雖不是主要的真理，卻也是聖經的真理。我個人希望我們在各地的同工，多注意引人認識基督和祂的得勝。除了願意順服的人之外，不必多提起教會的組織。但願主叫我們能明瞭祂“一切的旨意”。

## 03 倪柝聲生平簡史

江守道 著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讓我事而不受賞賜；  
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傾酒，不知飲酒；只想擘餅，不想留餅。——  
倒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捨棄安寧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體恤，不受眷顧，不受推崇，不受安撫；  
寧可淒涼，寧可孤苦，寧可無告，寧可被負。  
願意以血淚作為冠冕的代價，願意受虧損來度旅客的生涯。  
因為當你活在這裡時，你也是如此過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損失，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適。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遠，這條道路一去就不再復原；  
所以，讓我學習你那樣的完全，時常被人辜負心不生怨。  
求你在這慘澹時期之內，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  
學習知道你是我的安慰，並求別人喜悅以度此歲。

這首格言詩是倪柝聲弟兄在 1930 年代寫的，這首詩很恰當地概括了他的生平和職事。

倪柝聲在 1903 年 11 月 4 日（農曆 8 月 15 日）生於中國的汕頭市，他的出生是神對他母親禱告的答應。他母親倪林和平生怕她會像她那位生了六個女兒的表姊那樣只生女兒。和平已經有了兩個女兒，在那時她雖然只是一個掛名的基督徒，然而她求神給一個兒子，並且許願要把他獻給神。第二年她就生了一個兒子，並按著倪家宗族的輩分取名為述祖，意思是繼續光大祖先的榮耀，他一直用這個名字，直到 1925 年才改名為柝聲（擊柝守望之人）。

倪柝聲在六歲時隨家人回到原籍福州，他從由家裡聘請的老師那裡受到初期的教育，學習書法，讀了兩千年來成為中國文化基礎的《四書》、《五經》。在學習上他一開始就顯出他的聰穎敏慧，在兒童時期，柝聲很活潑好動，因此他比他兩個姊姊更多受到責罰，他的兩個姊姊為了保護弟弟免受責罰，有

時就把柝聲闖的禍攬到自己身上代他受過。

1916年，倪柝聲十三歲就讀由行道會（聖公會）于福州所創辦的三一書院，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從該校可以直接升讀英國的三一學院，而這裡的教師，主要都是出身於都柏林三一學院的愛爾蘭籍宣教士。由於他卓越的才華，無需怎樣用功都能名列前茅。他雖然遵守了基督教的傳統，受了洗禮，領了聖餐，上了主日學等等，可是他並沒有接受耶穌基督做他個人的救主。他貪愛世界，且尋求屬他的榮耀；他喜歡讀小說，看電影；他給報館投稿，又用他所得來的錢去買彩票，他曾一度擔任過學校裡學生會的主席。

在這個時期，中國正經歷著全國性的動盪不安。柝聲作為一個青年，自然也會受到在他四周發生的政治運動的影響，與此同時，他對教會和傳道人顯出了強烈的憎惡。他藐視傳道人，認為他們都是西教士的走狗。當他父親告訴他說，他已經被許願給神，長大了做傳道人時，他極不同意；他堅定地回應說不能那樣，他清楚說出他已按照一個極不同的方向計畫了他的前途。倪柝聲發誓說他決不做一個傳道人。

1920年2月下旬，有最初的華人傳福音者中之一位余慈度小姐來到福州，在美以美會天安堂領復興聚會。柝聲的母親，跟余慈度早就認識，她去參加聚會並且得救了。中學裡的男生本可以自由參加這些聚會，也有一些男生去參加了。可是柝聲卻一直不去，他母親請過他去參加，他卻謝絕母親的邀請。在那個時候，他確實恨他的母親，因為在一月份初，寒假末了的一天，家裡的一隻很值錢的瓷花盆被打碎了，他的母親認定是她兒子柝聲幹的，就使他受了一頓叫他感到屈辱的責打；後來雖然她發現她打柝聲是打錯了，但她並未認錯。

現在倪家媽媽已經得救了，她開始舉行家庭聚會，當她坐在鋼琴前要彈第一首讚美詩時，她深深地受到神的靈的責備，叫她必須在正式聚會之前向兒子公開認罪。令全家人感到極其驚奇的是她忽然站了起來，走到她兒子旁邊，用手臂摟著柝聲，並且哭著說：“因主耶穌的緣故，求你饒恕我冤枉打你並且向你發怒的罪。”這件事深深地摸到了柝聲的心，他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國人的父母能這樣子蝕面子，如果生他的母親能有這樣的變化，那一定在這位外地來的傳福音者的講道中有點什麼很有能力的東西。他想基督教必定是比一些信條更多得多，這位傳道小姐是值得去聽一聽的。於是在次日早晨，他就告訴他媽媽說他準備去聽余慈度小姐講道。

年輕的倪柝聲照他所許諾的去聚會了，就在這一個晚上，他的心被福音摸著了，他知道耶穌基督的福音是真的，他對於接受福音當然是毫無疑難的，但他有一個嚴重的不安。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在鼓浪嶼的同工聚會上他提到他自己得救的故事，下面是他自己的見證：

“在1920年，當我參加了余慈度小姐領的復興會之後，我心裡經歷著很大的鬥爭。一方面我必須解決我接不接受耶穌基督做我的救主這個問題；另一方面我還必須解決我是否決定做祂的僕人的問題。因為我感覺到我若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我也必須同時接受祂做我的主，我就該一生服事祂。那時我才十七歲，我有過許多美妙的理想，我花了很多力量為著將來編制了一個偉大的計畫。在這一點上我可以謙虛地說，（在座中有幾位是我的同學，他們能為它的真實性作見證，）我若努力去實行我的計畫，我是很容易成功的。因此，我接受主的救恩必須是雙重的：我必須不但是從罪惡裡被拯救出來，我還必須從世界裡被拯救出來。我深

信我不能不理主的呼召，我不能光做一個得救的人而不做一個事奉的人，我要這兩件事同時出現。

那天晚上（1920年4月29日），時已深夜，我獨自在房間裡要解決這兩個問題。我跪下禱告，起頭我並沒有什麼話要說，過一會兒，在我毫未想過的情況下，開始看到我許多的罪顯在我的跟前，我看見我是一個罪人，我生命中從來沒有像這樣子地看見我的罪。是的，我實在看見了我的罪；而同時，我也看見了主耶穌。一方面我看見我的罪是那麼烏黑，而另一面我也看見主耶穌的血是那麼鮮紅；我看見主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祂親身擔當我的罪，好像主親口呼召我說：“我已經擔當了你的罪，我正等候你來！”在這種大愛的衝擊下，我怎能再抗拒呢？過去我曾嘲笑信耶穌基督的人，然而那天晚上，我再也不能嘲笑他們了。我求主赦免我的罪，我承認我的罪，這些罪的重擔就立時脫落了。

正當那時，在我身上發生了許多新事情。我第一次確認我是一個罪人，我第一次禱告求主赦免我的罪，我第一次把真喜樂和平安接進我的心中，並且也曉得我從前的平安喜樂都是假的。禱告之後，我站起來，感到極大的自由，我整個的房間似乎像是充滿了光，我不曉得我身處何境。

過去那些年，我所計畫的所有事情都完結了。對別人來說，放下他們的理想和計畫也許還容易；可是對我來說，這一件事實在證明為極其艱難。然而那天晚上我接受了一個新的生命，我的得救和我的蒙召這二者就同時解決了，從那一個夜晚起，我從不懷疑我的蒙召；就在那一個時刻裡，我知道主已經救了我，我知道祂曾死過並且現今為我活著；所以我也必須為祂死，為祂活，我必須一生服事祂。

我得救以後，還繼續在學校裡讀書，當其他同學帶著小說到課堂上去讀時，我都帶聖經。以後不久我去上海，到余慈度小姐那裡，為要學習服事主，可是只住了一個短時期，她就叫我回去，她沒有解釋為什麼這樣，她只簡單地說留在那裡對我沒有益處，後來我明白問題出在我身上——那是因為我作為一個青年人，我喜愛美食、華衣，並且早上睡到八點鐘才起床。

回到福州以後，我繼續我的學業，我不灰心，因為我知道神已經呼召了我，我知道我有許多軟弱，但是神並沒有丟棄我，雖然我有時發脾氣也顯出別的一些壞習慣，但是我的同學們仍然公認我的確跟從前不一樣。

當我剛得救的時候，我還不曉得怎樣引人歸向基督，我想我對他們講的話越多就越好，如果我多多的講，人就能得救。但是我完全失敗了，因為沒有人得救。我覺得我毫無能力。

以後，我遇到一位劉教士（Miss Groves），她問我自從我得救以來領了多少人歸主，我回答說，我向我的同學傳了福音，只是他們不願聽從，所以毛病出在他們身上。可是她卻認為毛病可能出在我身上，她進一步查究下去，並問我是不是在神和我中間有什麼阻隔——是不是有什麼隱藏未承認的罪。我不能不承認是有這種事情。她問我願不願意馬上對付，我對這一個查問做出了肯定的答覆。

她進而又查問我是怎樣向人作見證的。我說我沒有計劃，我只是講我覺得喜歡講的東西，而不管他們聽不聽。她告訴我這樣做是錯誤的，“你先要對神說，以後才對人說。在你向他

們為神說話之前，你首先要把人放在神面前，你要禱告神，尋求明白神要你為誰禱告，把他們的名字寫在本子上，天天為他們禱告，以後在機會到了的時候，你就向他們傳福音。”她的勸告我接受了。

就在那一天，我對付了許多的罪和不義，我求主用血洗淨我並且赦免我的罪。從那天以來，我為那些名字記在我本子上的人禱告，起頭我不斷地為他們禱告。我覺得這樣做更困難，因為我沒有幾句話能說；連在班上上課我也暗暗地為他們禱告。幾個月之後，我的同學們把我當作一個笑柄，當我走近他們的時候，他們就說傳道人來了，但是他們其實並沒有聽從我對他們所講的。

嗣後我問劉教士，在我照她所教給我的方法都做了之後，為什麼仍然不見效呢。她鼓勵我繼續禱告，直到有些人得了救。感謝主，我能作見證，名字記在我本子上的人，除了一位之外，全都得救了。我記下來的人一共有六、七十位，這樣，我就學習了要一直禱告不要中斷的功課。”

倪柝聲到哪裡去都帶一本聖經，他經常讀聖經，他有一次作見證說他連續不斷地每天讀十九章。他還用不同的方法來查考聖經，他在不長的時間內讀完好幾遍全部新舊約聖經。他有一個照相式的腦子，有驚人的記憶力，他所讀過的東西他都能夠記住，而且他對聖經真理的認識大大增長。

在查考聖經中，他確知他必須順服主去受浸，於是他於 1921 年 3 月 27 日在福州市郊的白牙潭受浸，倪柝聲在這一個重大時刻宣告說：“主，我將我的世界丟在背後，你的十字架已經使我與它永遠分開，並且我已經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我現在是站在你已經把我放在基督裡的地位上！”

在倪柝聲的心裡，他要遵循聖經裡所有的每一件事，而聖經裡所沒有的，他卻什麼都不要。這樣當他繼續不斷地研讀神的話語時，他感到需要在主的桌子前單純地紀念耶穌的死。他把這一個看見告訴他的朋友王載，恰好他也有同樣的信念，這樣就在一九二二年初的一個主日晚上，他們三個人——王載夫婦和柝聲——在王載所住屋子的一間小房間裡擘餅。在這樣的敬拜中，他們得到極大的喜樂和釋放，以後又有別人參加進來。

為了更多地有屬靈的長進，他到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那裡去接受幫助。和教士第一次是在聖公會的關係裡於 1899 年來福州，然而她 1920 年回到福州時，卻跟任何差會都不發生關係而單單倚靠主，她住在白牙潭一幢平房裡，她與她的同工黎教士（Miss Ballard）切切祈求神興起青年男女帶領中國的農村歸向基督，這些被主興起的青年人很自然地就到她這裡來得幫助。

柝聲繼續講述他得救的故事，他說：

在那個時候，我覺得我沒有聖靈的能力，在工作上就不能有果效，我必須在神面前仔細對待這個問題。我需要尋求聖靈的能力，所以我再到屬靈的姊妹和教士那裡去請教。我告訴她在我的活動圈裡有一些人得救了，我豈不需要接受聖靈的能力，或說是被聖靈充滿，好叫我能得著更多的人麼？她回答說，是。那時我很年輕，在許多屬靈的事上無知，我知道神已經救了我並且召了我，雖然我尚未完全得勝，但是我生活上許多不合式的事已經除去。我進一步請教她有什麼途徑、什麼方法，使我能藉以被聖靈充滿。她的回答是我必須將我自己奉獻給神。我對她說我已經將我自己獻給祂了，但是我仍然看到我的自己，我要怎樣才能更多



的獻上呢？她的答覆是要我求神接納我的奉獻，正如我當請人接納我的禮物一樣。當我再問她怎樣能叫神接納我的奉獻時，她告訴我一個故事：

“浦力金先生（Mr. Prigin）是一個很有才華的青年人，在他牧會的同時，他也在攻讀哲學博士的學位，在他最後一次口試之前的兩個月，他的教授們確認他將毫無困難通過這次口試。此時神要求他放下他的雄心大志。原來他曾多次求主用聖靈充滿他，因為他對自己靈性光景不能滿意，也感覺到自己缺乏能力，他企圖用作一個哲學博士來事奉祂，總會更叫神得榮耀的這個建議來跟神爭論，然而神指示他說，祂沒有這種需要，如果他要被聖靈充滿，他必須不去應考。他很是困窘作難，他為了這個爭端愁苦了兩個月，就在下一個星期一要考試之前的星期六，當他照常為了主日傳講的信息而在主面前等候的時候，他還是因著內心的爭鬥而苦惱。在艱苦掙扎中，他最終向主降服，並通知學校當局他不來參加最後的考試。此時他已經是那麼疲憊，以致無法為次日的信息做預備。當他在第二天站上講臺講道的時候，他只是對會眾講述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故事，全體會眾的眼睛都潤濕了，他成了一個被主大用的人。”

柝聲在鼓浪嶼 1936 年的特別聚會中繼續說：

“在我聽了這個故事之後，我告訴主說，我願意除去一切攔阻我接受聖靈能力的東西。在 1920 到 1922 年之間我曾承認我的罪，並向至少二三百人賠罪認錯，我把每一件的罪都看作是一個障礙，如果我承認了這一切的罪，我就一定會得到能力，這一切我都做了，然而我依然沒有得到能力。

1922 年的 1 月，在亭子裡已經有主子民的一個小聚會，我記得有一天，是我要在那一天講道，我就打開我的聖經要找一個合式的題目，我恰好讀到詩篇 73:25，上面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在讀到這節聖經的時候，我承認我不能像詩人所說的那樣來說這些話。那個時候，我知道有東西妨礙著我和神之關係，因為我已十多年深深地愛上了品蕙。那時她尚未得救，我曾努力向她傳福音，她卻常常笑我。我們是真摯地相愛著的，我讓她笑話我所傳講的主耶穌。她在我的心裡常常佔有很大的地位。我曾經問我自己，我是否繼續讓她在我的心中佔據這麼大的地位呢？大家都曉得當一個青年人在戀愛的時候，叫他把所愛的放下是極其困難的。雖然我在嘴上對神說我願意放棄她，可是我心里卻不甘願這樣做。現在我再讀詩篇中的那一節，我老實承認我不能將她放下。在那整整一個星期裡面，我不能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神的靈指出，就是這一個爭執成了我被聖靈充滿的攔阻。在這一天，我還是講了道，可是我並不曉得我講的是什麼。

後來，我跟神講理，我求祂先給我能力，然後我願放下她。但是神從不跟人講理由，在我不成熟的情況下，我向神許了許多願：我願意去西藏傳福音；我許願說我要做這個做那個，可是神都不要聽。祂的手一直指出這個女子是我的阻礙，不管我怎樣禱告總是不通。我的心實在沉重，我甚至要求神改變祂的心意，但是神不能這樣，祂仍堅持要我對付這一件事，這就像一把利劍刺透了我的心。神要我學更深的功課，否則，我在祂手中就沒有用處。

次天早上我還去講道，下午我在房間裡，心裡很沉重，我告訴神，因為下星期一我要回學校去，我要祂用基督的愛充滿我，現在我願意將我的愛人放下，基督的愛那樣地激勵了我，使我決心將她放下。做了這個決定之後，我能從我心裡說出詩篇七十三篇二十五節的話來了，我裡面充滿了說不出來的喜樂，雖然我還沒有上到第三層天，我卻能說我已經到了第二層天。我是多麼快樂，我充滿了喜樂。現在世界對我已經變得沒有價值了，我覺得我好像是飄浮在雲彩上面。在我得救的那一夜，我的罪擔滾落了，而這一個白天（1922年2月13日），在我心裡所有的障礙都挪開了。這之後不久，許多人得救了。”

據說柝聲在這次將心獻與神之後，他改換了服裝，穿上了粗布衣服，拿著一疊福音招貼紙，到街去把這些招貼紙貼在牆上，他就是這樣真實地與世界訣別。在這個時節他還寫了一首詩歌：

主愛長闊高深！實在不能推測！  
不然像我這樣罪人，怎能滿被恩澤？  
我主出了重價，買我回來歸祂；  
我今願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祂。  
我今撇下一切，為要得著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顧。  
親友、欲好、利名…於我夫復何用？  
恩主為我變作苦貧，我今為主亦窮。  
我愛我的救主；我求祂的稱是；  
為祂之故安逸變苦，利益變為損失。  
禰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穌！  
除禰之外在天何歸？在地何所愛慕？  
反對、艱苦、飄零，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禰愛情，繞我靈、魂、身體。  
主阿，我今求禰，施恩引導小子，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過此黑暗罪世。  
撒但、世界、肉體，時常試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將貽羞禰名。  
現今時候不多，求禰我脫塵。  
禰一再來，我即唱說；“阿利路亞！阿們”！

1922 年的第二個學期，傳福音的聚會開始在校內舉行，好幾百人經歷了神拯救的恩典。在中午和傍晚，學生們在校內的禮拜堂裡禱告，學校的校監（訓育主任）因學生沒有違反校規的事件而感到驚奇。在假日，學生們（在胸前、背後穿上福音字牌——福音背心）出到街上去傳福音。1923 年 1 月，李淵如小姐（過去是一個公開表示的無神論者，現在是全時間服事神的傳道人）被請到福州來主領福音聚會。雖然只安排了四次聚會，但得救的人很多，柝聲和他的同工們感到需要延長，神的靈大有能力的運行，叫聚會不能停止，每一次都有許多人來聽福音。倪柝聲回憶說：“我從未見過這麼大的復興，天天都有人得救，看來好像是人只要碰到我們就會得救。”這種光景延續了約一個月之久，他們就正式地租了一個地方聚會（在倉前山的十二間排），這就是福州工作的起始。

倪柝聲繼續講：

“1923 年我還是一個青年人，我有六位同樣年齡的青年同工，我跟其中的一位常常彼此有爭論，我們各有自己的性格和特有的脾性，我說他錯了，而他卻說我錯了，每星期五我們有同工聚會，我們兩個人時常爭辯，其他五位只好坐在那裡聽我們兩個人的爭論。我承認有時是我錯了，但是我又相信他弄出來的錯誤比我的更多。要承認自己的過失還容易，要饒恕別人的過失就為難。我常在星期六去看和教士，把我的申訴帶到她面前，我告訴她，我的同工在這件事上那件事上是多麼的錯誤，盼望她勸誡他，那時她總是對我說：“他比你大五歲，你要聽他，因為聖經說：‘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彼前 5:5）”

我問她不管有理無理，我都必須順服他麼？在這一點上我估計，我是決不會那樣做的，基督徒也應當講理嘛。她還是不聽我講的話，她只是堅持聖經上所講的。我心裡面很生氣，為什麼聖經講這種話。但我在她面前還不敢發脾氣。大多數的星期六，我都到她那裡去控告那位比我大一點的同工，但是她常常總是做出同樣的答覆——年幼的要順服年長的，她再三地這樣講，我總是以失望而告終。

在某一個星期五下午，我跟那位年長的弟兄爭得很厲害，晚上我回到我的房間裡大哭起來（現在我能笑；但在那個時候我常生氣，難得笑），我想再到我屬靈的姊妹那裡去，藉此我可從她那裡得到一點同情，並且至終讓她為我伸雪，誰會想到我從她那裡完全得不到一點同情，反倒重重地挨她的責備！我深悔自己比那位年長的弟兄晚出世五年。

還有一次，我們兩個弟兄又爭吵了，這一次我認為他是完主不合理的，我很有把握地認為現在我能被證明為正確的了。所以我就再到和姊妹那裡去告那位比我年長的弟兄，我問她像他這樣犯了這麼重大錯誤的人，我還要順服他麼？她回答說：“對或錯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我問你，今天你在我面前用這一種態度告你的弟兄，你這像是一個背十字架的人麼？你是有羔羊的靈麼？”經過了這許多年之後，我仍然不能忘記那一天她向我發出的問題。在那位年長弟兄和我之間的相爭為期一年半之久，連在現在我重新提到它的時候，就在今天我也覺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學習時期。我讚美主，因為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在這一年半裡面，我開始懂得十字架的意義是什麼。今天我們在中國有五十多位同工。我若不是在那一年半裡學了功課，今天我就不可能跟任何人同工。在那十八個月裡面。我沒有機會表達我的意見，也不能看見我的意見可被證明為正確，我屢次回到我的房間裡去哭泣，我很是受

苦。但是當我今天回想這一切的時候，那十八個月實在是太寶貴了，神知道我是一個很難辦的人，所以祂就安排一種特別的環境，藉此來磨平我所有的棱角。感謝讚美主，祂的恩典把我帶了過來，今天我要對我年輕的同工們說，如果你不能忍受十字架的碾磨，那你在主的手裡就是無用的。只有羔羊柔和謙卑的靈，才會蒙主稱許。在祂面前，你的雄心大志和才幹是無用的，在走這條道路的時候，你的態度應當歷久不變的是：我不要跟人講理由，而是要甘心背十字架。在教會裡面背十字架，不講理由，乃是一條定律。”

在這一個時期，倪柝聲的屬靈悟性增長了，他分清了律法與恩典的不同，從而他能傳講純全的福音，他也蒙主帶領傳講國度與永生的不同，傳講恩典與賞賜的不同，傳講主的再來。他到好些地方帶領聚會，倪柝聲在 1936 年敘述道：

“從 1921 到 1923 年，得救的人數迅速增加，起先我認為抓住傳福音的聚會就構成了神整個的工作，但是及至 1923 年，我認識到了這並不是祂全部的工作，在讀使徒行傳的時候，我看見神要在各個地方興起教會，並且在教會裡不是成為一個得救的和未得救的混合物，在世界裡是麥子和稗子一齊長，但在教會裡卻不是。在中國誠然是有靈魂的收割和復興，但也需要教會的見證：需要有人在各地維持神的見證。現在我明白這是神的定旨，然而由於我的這位同工沒有這個亮光，我在主所把我擺在的福州的聚會中，靈裡面非常受試煉。在亮光上我們各人領受的不同，我們做工的方法也就不同；我的弟兄的工作中心是傳福音、復興，而我則要建立地方教會。”

1924 年，“按立”這個問題在福州成了倪柝聲跟他的同工們中間發生爭執的要點。他們中間有些人想要從上海請一位被按立過的宣教士來按立他們做牧師，對此，倪柝聲強烈地不同意，他相信按照以弗所書四章十一節，牧師乃是升天的基督給祂教會的恩賜。他承認神的按立而不是人的按立，他還講一篇關於在以色列人中間的約櫃的信息，大意是說約櫃一離開了示羅後就不再回到那裡去了，這表示警告信徒不要倒退到老路上去，這就叫那些尋求人的按立的弟兄們大為生氣。

此後不久，當他出門傳道的時候，在福州的他的同工們正式宣佈趕逐他離開福州的工作，這就激起了聚會中許多弟兄們的忿懣不平，他們決定要保衛柝聲。然而為了避免分裂，他悄悄地離開了福州。在那個時候，他寫了一首詩，表達了他對那種處境內心感覺：

**我若稍為偏離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但我紀念我主基督 如何忠心受苦。  
我今已經遺棄世界，所有關係都解；  
道路雖然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是客。  
管他世人怒目、白眼，我只求主笑臉；  
別人雖然喜歡外貌，但我要主的“好”。  
我心所望不是偉大，不是今生通達；**

我願死在卑微事主，那日得祂稱祝。  
我今每日舉目細望 審判台前亮光；  
願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  
讓你們去得著名聲，富足、榮耀、友朋；  
讓你們去得著成功、讚美、從者、興隆。  
但我只願孤單、隱藏 在這罪惡世上；  
我心切望忠誠跟從 我主到了路終。  
因我知道主在此世 不過得著一死，  
所以現在我無他望，只望得著頂撞。  
我的榮耀還有將來，今日只得忍耐；  
我決不肯先我的主，在這世界得福。  
那日，我要得著尊貴，主要擦乾眼淚；  
今日，主既仍舊遲延，我要忠心進前。

離開了福州，他到了南京和上海，他從主得到記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節裡耶穌所說的一句話：“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為此。”就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他同他母親出國去到馬來亞，在國外有半年之久，傳耶穌基督的福音。

1925年五月他回到福州，在離開市區順閩江而下近海的一個小村莊羅星塔租了一間小屋。隨後的兩年是他的過渡時期，這也是他迅速地屬靈增長的時候。雖然他已經開始有咳嗽，他還是利用在羅星塔的機會，密集深透地讀聖經，同時也廣泛閱讀神的僕人們如阿耳福特(Alford)、韋司可特(Westcott)、路得馬丁(Martin Luther)、魯克斯(Knox)、愛德華(Jonathan Edwards)、懷特斐(Whitfield)、大衛布萊納德(David Brainerd)，以及其他各人的著作。

1926年，當倪柝聲在華南傳道的時候，他病倒了，醫生告訴他患了肺結核，並且只有幾個月好活。他說：“我並不怕死，我的心裡有平安，但是那天晚上當我想到神的工作的時候，我覺得我不能死，我必須把在已過年歲中從主那裡學的功課寫出來，這才不會叫它們跟我一同下到墳墓裡去。這樣我就準備寫《屬靈的人》。”

照著他的健康所允許的，倪柝聲斷斷續續地直到1928年的6月寫完了他那三卷集的鉅著，在那個時候他想，他已經為教會做出了他最後的貢獻，所以他禱告說：“現在讓你的僕人安然去世。”(路2:29)

有一件事要提一下，1926年年底，柝聲被邀請去南京休養，並幫助把“司可福聖經函授課程”譯成中文，1927年5月他去到上海，在上海他跟先他抵達上海並且在辛家花園汪佩真姊妹家中，已經起首在主的桌子前擘餅的弟兄姊妹們又有了交通。聚會從辛家花園搬到了賡慶裡，再於1928年搬到哈同路(今銅仁路)上的文德裡。

倪柝聲在上海時，經歷了從罪得釋放的經歷。他說：

“自從我悔改以來，有好幾年教曾被教導得到釋放的路是算自己向罪死，並算自己向神活（羅 6:11）。我從 1920 年“算”到 1927 年，可是難處是我越這樣做，我越清楚我是向罪活，我簡直不能相信我自己已經死了，而我又不能製造出死來，罪依然將我擊敗，我看見這裡面一定有什麼是根本錯了……你看竟沒有一個人指點我，“知道”（羅 5:6）是在“算”之先（11 節）。好幾個月我很苦，並且熱切地禱告，查讀聖經，尋求亮光。我對主說，如果我還不能被帶到看見那麼基本的這一件事，我就不再講道，我首先要在這一點上清楚。

我記得有一天早晨——我怎麼能忘記它呢！我坐在樓上讀羅馬書，我讀到這些話：“因為知道這件事，就是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做罪的奴僕。”知道這件事，我怎麼知道呢？我禱告說，主阿，開我的眼睛；於是剎那間我看見了，早先我讀過哥林多前書一章三十節，“你們（是）在基督耶穌裡。”現在我又翻到這節聖經，再去讀它，“你們得以在基督耶穌裡是出於祂（神）……”你們是在基督耶穌裡的事實是神做的！這真叫人驚奇！那麼，如果基督死了，並且那是一個確定的事實，如果神把我放在祂裡面了，那麼，我必然也是已經死了。突然之間，我看見了我與基督的合一——我已經是在祂裡面了，在祂死的時候我已經死了。我的向罪死乃是一件過去的事，而不是未來的事。這是突然之間給我明白了的神的事實。

我喜樂得不能自己，我從椅子上跳起來，跑下樓到在廚房裡做事的青年人那裡，我兩隻手抓住他對他說：“弟兄，你曉得嘛，我已經死了。”我必須承認他對我的話顯得是大惑不解，他大喊：“你說的是什麼意思？”這樣我就繼續講下去：“你豈不知基督已經死了麼？你豈不知我已經與祂一同死了麼？你豈不知我的死真得一點也不差於祂的死的事實麼？”哦，已對我是多麼的真實！我真想要把我的發現在上海的所有街道上都大聲喊出來。從那一天直到如今，我從無一刻懷疑過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那句無可改變的、定論性的話。”

在 1929 年初，倪柝聲回到福州，處理一些家務。在他的心裡面是想只要他能恢復健康，他甘願去說或去做神所要求於他的任何事情。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見一位他從前在三一書院時的教授，這位教授望著他仔細打量了一番之後，喟然歎息說：“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在學校裡我們對你寄望很大，我們認為你必大有成就，現在看看你這副樣子，多麼可惜阿！”真的，他的健康已經損壞，在世人的眼光中，他也顯示不出任何值得讚揚的地方。當下他覺得很羞恥，他幾乎落淚了。而就在在一瞬間，他舉目望天說：“主！我讚美你，使我揀選了那最好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間，榮耀的靈充滿了他的心。回到上海，他用盡他還有的一切力量繼續事奉主。

“每天下午我都發燒，整夜不能入睡，出冷汗，我很難相信我還能繼續活下去。有些弟兄勸我要更多休息，而我卻覺得我更需要工作過於需要休息，神若認為我的工作還沒有完，那我就會活下去，否則，我並不想望活在這個世界上。我禱告並求主指示我，在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當做的是什麼，我勉強起床並去帶領聚會，在往聚會中去的路上，我必須時時抓住路燈燈柱來穩一穩我的身子，我得禱告，歇一歇，之後再繼續走。我告訴主，能就這樣為祂

而死去，那真是值得。”

倪柝聲的病更加惡化，他述敘當時的情況如下：

“晚上每五分鐘我醒來一次，我淌許多汗，我的聽覺弱到一個地步，必須用嘴巴對著我的耳朵講話才能聽見，我的聲音已經瘖啞，看來隨時都可能死亡。請求代禱的電報發到好些地方去了，但是情況依舊，似乎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有一位元護士姊妹看到我這種情況就哭了，因為她見過許多重病而沒有一個比我更差的，很可能三四天后我就會死去。當我從別人那裡得知這件事之時，我說那對我是好事，事實上我是想要安慰他們。

有一天，我求問神為什麼祂這樣對待我。我向神承認許多罪惡，並且打算使我生命中所有的事物都能合宜。我唯一懼怕的是惟恐我不忠，或是沒有信心，我禁食禱告了一整天，我重新將自己奉獻給神，許願說一生只做祂的工。我的同工們從早上起直到下午三點都在李淵如姊妹家裡禱告。神賜給我信心，更確切地說，祂從論到信心的經文中賜給我幾個字：“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林後 1:24）“因我們行事為人（即行走）是憑著信心。”（林後 5:7）和“義人因信得生（即活著）”（羅 1:17），我歡喜快樂，並且感謝主醫治了我。

試驗立刻就來了，我覺得我該站起來，然而我怎能站起來呢？我心裡起了爭戰，在我裡面畢竟是有自愛的，我死在床上總比試著站起來而死要好，但是神的話語滿有能力，我在床上躺了一百七十六天，在那些日子裡面，沒有一次是由我自己穿衣服的，可是我找出了衣服並且自己穿上去，我身上汗出得像雨淋一樣，撒但試探我，向我提出，既然坐起來都那麼難，那我怎麼能站起來呢？我回應說，如果神說了站，我就站：“你們憑信站住。”當我站起來的時候，我感覺到自己就好像是站在棉花上。

接著神的話又臨到我，叫我“憑信而行”，我想，站起來已經簡直是一件英雄事蹟了；而我又怎能行走呢？我問神，我要走到哪裡去呢？答覆是下樓去，可是樓梯又陡又長。我告訴神，說我可能就在房間裡走走，下樓去我又怎麼可能呢？我禱告並走到挨近樓梯的房門口，我打開房門並且起步走下去，我對神說，即或我在走時死了，我也一定要走，“主阿，我不能，所以求禱幫助我。”我扶著樓梯的扶手從樓梯上走下去，這樓梯一共有二十五檔。

我走到了梯子底下，我快地穿過弄堂，走到李姊妹的家，我禱告說：“主啊，從今以後我要因信而活。”我去叩門，可惜沒有羅大來給我開門（看徒 12:13-14）。弟兄姊妹們已經禁食禱告了兩三天，當我走進屋子裡去的時候，情況就像彼得所遇見的那樣，七八個人的眼睛都注視著我，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句，敢動一下，屋內絕對寂靜。有半小時到一小時之久，每一個人都在神的同在中，於是我簡短的作了我的見證。從此，我就不再做一個纏綿病榻的人了。

約在四年前（那大概是 1932 年），我走到一個醫生的屋子裡去，那裡有些窗簾布拍賣，這是那位從前給我的胸部照過 X 光的德國醫生的家。在兩個月的時間內，他給我照了三次 X 光，每一次他對我照 X 光的結果都表示悲觀。在第四次也是最末一次，他連給我照 X 光也不肯，反而把一張別人的 X 光片給我看，那個人的病情比我更好，但他在照 X 光後兩個星期就死了。他叫我不要再來看他，他的意思是叫我回家去等死，可是誰又曉得，這位醫生竟然先

死了呢？我舉起雙手讚美神！靠著主的恩典並在祂血的遮蓋下，我仍然活了下來。

此外，由於生病，我得以知道今後神要我做的是什麼。在各處神都在尋找得勝者，尋找那些肯把自己放在神手中的人。在我生病之前，我不但在好些地方主領聚會，並且也有雄心要寫出全部聖經最好的批註，可是病後，我清楚知道這不是神為我定的旨意。恰好幾年以來，一直到 1922 年年底，我在福州發行了好幾期的《復興報》，如今在我重病之後，我清楚知道在未來我將以生命為中心信息，以取代福音真理、解經、預言與教訓而刊登在《復興報》上。當我在許多地方跟弟兄姊妹們有了交通之後，我看到神興起了許多的聚會，可是我也看見在關於教會見證開始的同時，反對和譏諷也從四面八方湧來，然而沒有什麼能動搖我們，因為我們曉得神所交托我們的是什麼。正如保羅所學會了的那樣，我們知道我們斷不能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像（徒 26:19）。”

在一些閉關弟兄于 1932 年 10 月和 11 月從西方來到上海進行看望之後，倪柝聲應邀於 1933 年 6 月去英、美和加拿大回訪。在英國他有機會會見了著名的小冊子《救、知、樂》一書的作者佐治卡亭。可是他一度悄悄地離開接待他的弟兄們，去看望貴橡路基督徒交通與職事中心，他特地去那裡是要看它的主要帶領者史百克先生，那次並未會見他，但在主日他跟那裡的聖徒們一同擘餅。當閉關弟兄們聽到這件事的時候，這在他們看來乃是一樁不能寬恕的罪，在倪柝聲回到中國並和他們多次反復交通之後，在 1935 年，他們正式地斷絕了與在上海聚會處以及中國別處地方的弟兄們的交通。倪弟兄和與他同在一起的弟兄們則堅持認為：交通必須向神的所有子民敞開，交通是根據生命而不是根據亮光，“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羅 15:7）

在神的安排下，一件意外可喜的大事出現，進到了倪柝聲的生活中，他求學時期青梅竹馬之交的愛人，就是他早先為主而放下了的張品蕙，現在已經實在得救並且與主同行。他們再次相聚，也就復燃起了他們彼此之間埋藏多時的感情。經過許多禱告之後，他得出一個結論，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們有婚姻上的結合。這件事由柝聲的母親和張家合法的家長品蕙的伯父張瑞冠商談，並做出最後決定。柝聲的母親盼望他們能在 1934 年 10 月 19 日，就是她自己結婚的紀念日完婚。起先倪柝聲不同意這個日期，因為那天正是第四次得勝聚會最後的一日。至終他接受了弟兄們的勸，在那天下午（整個聚會完畢之後），按著基督教儀式與品蕙姊妹結婚。

但是他剛一結婚，一個出於毒恨的邪惡風暴爆發了，品蕙的姑媽張美珍強烈地反對這一樁婚事，按她的心意，她是要她的侄女嫁給一個富翁，她出於對已經發生了之事的怨恨，就在全國最大的一張報紙上，連續一星期之久登出了措詞粗鄙的大廣告，作為攻擊倪柝聲品德的手段；她也印了許多單張在基督徒圈子內廣事分發，她確實在許多基督徒中間製造了相當大的騷動。這件事迫使倪柝聲停止了公開的服事，他就在遠離上海的一處地方退隱下來。幾個月後，當他同他妻子返回上海之時，他還不要公開講道。然而由於李淵如姊妹的建議，他答應帶領查讀舊約聖經中的一卷——雅歌書，他跟大約十位同工在杭州的西湖查讀了兩個星期，後來把這些記錄輯印成書，名為《歌中之歌》（編注：《倪柝聲著述全集》卷十一）。

在 1935 年的頭幾個月，倪柝聲感到在他的靈命上需要有一個突破，他打算到英國去看望史百克先生求得幫助，在他動身離開中國之前，他和他妻子在華北煙臺與美國宣教士單惠華大夫夫婦同處一些



日子；恰巧巴若蘭小姐從蘇格蘭來，也在單大夫家做客，他們之間有很愉快的交通，特別是藉著巴小姐的幫助，倪柝聲在他個人禱告的時候進入了聖靈澆灌的經歷，他的靈得到更新，因此他從煙臺發了一封措詞簡賅的電報到上海，電文只簡單地宣告“我遇見了主”。他不照他預計前往英國的旅程繼續前進，而是回到上海。他整個星期在每天的早晨，跟他的同工們一同就他的新經歷查考聖經，並一同禱告。以後在同年九、十月，在一次稱為特別聚會的聚會上，他講了“得勝生活與聖靈澆灌”。一個復興爆發出來了，並且很快就傳佈了華南地帶。

但是正當神的靈運行的時候，仇敵也加緊活動，有幾樁重大的事發生了。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在檢查這些艱難險情時，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各各地必須在五旬節之先，十字架也總是在得能力之前，這的確是必須學習的一項最有價值的功課。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在1938年年中，倪柝聲再次旅行到英國去，這時他能去看史百克先生並與他交通，他也在英國、丹麥有服事。順帶一提的是在丹麥的赫爾辛基市國際學校裡，倪柝聲就羅馬書五至八章發表了一系列的信息，他給這些信息取名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編注：《倪柝聲著述全集》卷十七）。

1939年7月倪柝聲回到上海，他自己擔負起了栽培同工的工作。他瞭解到中國的抗日戰爭會持久，工作中經濟上的短缺會很大，為此他從事一項工商企業，這件事終於證明出來是成了他生平中黑暗的一章。雖然他盡力做到把他的藥廠的一部分的盈利調撥出來，在艱難時期維持他的同工們。但他卻為整個教會所誤會；結果在1942年年底，上海聚會處的負責弟兄們要求他停止在上海的服事。

倪柝聲相信教會的聖潔，他接受教會的決定而退隱到福州去。在福州他為著未來的工作做準備，開始在福州市外的鼓嶺山上，為了創設一個將來用於栽培工作的場所而買了一些房子，他忍耐地忍受了一切誤會，並不願為自己辯護，以後他去到重慶，在那裡由於在市內和郊區奉主名聚會的聖徒們的熱切而堅持不懈的請求，他有一個短時間用神的話語服事他們。這個時期是他隱藏的時期。

八年之久的抗日戰爭終於結束。1945年8月16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跟中國停戰的協議於9月9日在南京簽字，倪柝聲想方設法回到上海，但上海教會還不準備接納他；一直到1948年4月，他才有第一次的機會對在上海的聖徒們講話。在他第一次的講話中，提到他自己的時候，他總用第三人稱，他說他像一個寡婦要養活一大堆兒女，因此她不得不再嫁，盼望這樣使她能以養活他們；可是想不到在她二婚之後，她的兒女卻都離棄她。他用這個明喻來說明他是怎樣感到迫不得已才去做工商業的，當他講到這一點時他哭了，當他繼續講下去的時候，大多數聖徒摸到了基督的生命，也感覺到聖靈的權柄，聚會的空氣忽然轉變了，過去的所有誤會不用再做什麼解釋就都消失了，神祝福的閘門就這樣的打開了，一個非常的復興在上海爆發，人們把他們的生命重新奉獻給神，並把他們一切所有的為著主的利益而擺上。

在那個時候，倪柝聲的負擔是同工的栽培工作，他覺得他的職事是服事那些服事者，因此在1948年，從6月到9月底，第一期全國同工造就聚會就在鼓嶺舉行，大約有七十位同工參加，密集栽培幾個月，每週聚會五或四天。早上的聚會裡，倪柝聲講一些重要的題目像：主工人的性格、神話語的職事、屬靈權柄與順服等等。第二堂聚會是用於個人見證：參加聚會的人挨次序作自己的見證，作完見證後接著有評論——先由別的一二位同工，最後由倪柝聲自己給作見證的人提出評論。這樣做是為幫

助同工們得以提高為目的，因為客觀的觀察者經常是比本人看得更清楚，不過這種評論只能做在那些已經將自己完全交給主，也在主裡面彼此交托的人身上。晚間的聚會則是專為對初信者的造就。現在那部出名的、有五十二篇基本課程的《信徒造就》，就是在這些聚會中所講的。

第二期的全國性造就聚會也舉行了。會期始於 1949 年春，這次參加者約有一百位。在這個時刻，這個聚會能否圓滿結束極為可疑，國共兩方的內戰已經打到靠近福州不遠之處，造就聚會終於從鼓嶺搬到市區內的海關巷來，他們能否繼續下去真是一個問題，經過多日的禱告和等候主之後，倪柝聲有了從天上來的把握，確信聚會必能繼續並能圓滿結束。

第二期全國性造就聚會完畢，倪柝聲就從福州去到香港，並從香港回到已於 1949 年 5 月 25 日為共產黨軍隊所佔領的上海。他極為關心的是在中國的教會，並且希望對於在變化著的環境有更準確的察看。按照他的觀察，他覺得工作還可以做好些年。同年的年底，他再次回到他的家所在的香港。在 1950 年 1 月他在香港主領了一個特別聚會，聚會長達一個月，一個復興爆發了。事實上，這次聚會標誌著主的見證在香港的歷史的一個新的開始。

然而倪柝聲強烈地感到，他的負擔是跟留在中國的弟兄們連在一起，雖然他知道有危險在等著他，仍決定再回上海，他不顧一些弟兄們力勸他不要回去的請求，他的心依然決定去上海。他一回到那裡，就極其勤奮地工作，並且勸勉弟兄們“要贖回光陰（機會），因為現今的時代邪惡”（弗 5:16）。而且由於他感到主的工人們的行動會受到限制，工作將會完全被禁止，他就熱切地為著未來的日子做出計畫和預備，不幸的是那種日子比他所想的來得還更快。

1951 年 4 月，新成立的共產黨政府召集了在中國各個基督教團體的領袖們（倪柝聲為其中之一）到北京開會。在這個會議上，政府說明了政府對於在共產黨所宣佈的“共同綱領”上所保證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態度。政府官員表示宗教自由是會有的，但是這種權利只能為那些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所享有，而不能為反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享有。很快一個嚴峻的變化臨到了中國的教會，在各界中控訴某些人的“控訴會”在全國範圍內舉行，基督教團體也不例外。在這樣一種壓力之下，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日夜工作，為聖徒們預備聖經資料和屬靈信息，作為堅固他們信心的工具。

就在他失去自由之前不久，他寫了一首詩歌，很能顯示出這個時候他的心在主面前的情形。

一、自從當年橄欖山前一別離，至今你仍未向我們呼召；  
曆世歷代我們都求看見你，但你好像不聽我們禱告。

副歌：你來！就來！我們呼求你快來！

我們的心所有盼望是你來！我們等候你快來！

二、愛主，自從當年你上升之後，這裡都變何等枯燥無味；

我們時在祈求，又時在看守，每一動靜，都疑是你已

回。

三、景色雖美，你我何日才相聚？山水雖佳，你今在天何方？  
花香鳥語、不能使我有情緒， 因我正在思念你的容

光。

四、主阿，我們等待已久，真焦灼，不知還要多少時候等待；  
從每次日出，直到每次日落，我們都是望你能就回來。

五、當雨每次滴瀝，海每次澎湃，風每次吹動，月每次照明，  
我們都望就是你已經回來，何等失望，至今尚無動

靜！

六、若非紀念你臨行所賜命令，我們就要灰心，無意工作；  
但你要我們一面等你來迎，一面努力工作為你生活。

七、主阿，求你紀念日子已長久，應許已過，多年尚未應驗；  
希望又希望，一直希望不休，要來未來，可否來在今

天？

1952年4月，中國政府命令倪柝聲去東北；4月10日他為公安部門拘捕，被囚在哈爾濱。由於政府的保密，沒有人能曉得他遭受了什麼。從1952到1956年，政府為了向他起訴，悄悄地準備材料。在1956年10月18日，上海市宗教事務司在南陽路聚會處內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要全體會眾參加。一連串的罪名加在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身上。（1月29日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對聚會處開展了肅清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運動，有幾千位弟兄姊妹在上海市和其他城鄉先後紛紛被捕，1月31日上海市政府在天蟾舞臺召開控訴大會。2月1日上海市的《解放日報》上，第一次刊登了倪柝聲被捕的官方報導。）

1956年6月21日，倪柝聲在上海市最高法院出庭受審，被判為犯了所指控的各項罪名，給他判處最高的有期徒刑十五年監禁。他被發配在上海市第一監獄服刑，在那裡他被指派為了政府的需要，把科學教材和雜誌論文從英文譯成中文，他妻子張品蕙被准許在監視之下每月探訪他一次。到1967年4月他服滿了十五年刑，但他並未被釋。官府曾企圖強迫他放棄信仰，有謠言散佈出來說，倪柝聲放棄了他的信仰。但是對他來說，他的主是比他的自由更寶貴的，這樣，他的刑期就再延長了五年。

他從市監獄被秘密地轉移到上海市郊青浦縣的青塘勞改農場，他的妻子曾到那裡去看過他一次。之後，忽然幾個月之久他又杳無音訊，事實是在1970年1月，倪柝聲又被轉移到了一個管得更嚴的、遠在安徽省廣德縣叫做白茅嶺農場的勞改隊那裡去了。不幸他親愛的妻子張品蕙摔了一跤，於1971年9月底去世。這對倪柝聲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但他以甘心的順從把它接受下來。他曾長久懷著一個秘密——希望，就是在服完整整二十年刑期之後，能再與他的妻子團聚。據傳他曾有一次對他的同囚犯人說過：“我的刑期跟我妻子的生命在賽跑，如果我能在她還活著的時候得到釋放，那我一定要好

好的照顧她，因她為我受的苦是太多了。”儘管如此，他喪妻之慟的深厚感情，還是在他寫給他姊姊的一封信上表現出來，他在信上說他是那樣的心痛若碎，他所經受的痛苦遠比失去父母還要深，他請求她把他妻子用的髮夾和麵巾帶給他，作為懷念她的紀念品。

到1972年4月12日，他度滿了二十年之久的監禁期，本來期望能獲得釋放；可是關於這件事一點風聲也聽不到，後來得知政府一定要他寫一份悔過書，作為釋放的條件，他不肯屈從，因此就依然關在勞改隊裡，4月22日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姊姊，這封信成了他最後一封遺書：

品琿大姊：

收到你4月7日的信，知道你沒有收到我通知你每次東西都已收到的信。你信上所提的東西，我都已經收到了，實在感激你。我身體情況，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發病就很難過，就是不發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發不發之分，沒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曬些太陽，可以改變一點皮膚顏色，但不能改變病。但我維持自己的喜樂，請你放心。希望你自已也多保重一點，心中充滿喜樂。

祝你好

述祖

四月廿二日

柝聲所提及叫他受苦的慢性病，乃是一種病情嚴重的心臟病。幾十年來，他都受到心臟擴大的病苦，據說他的心臟已擴大到原來心臟的兩倍大，醫生告訴他說他隨時都可能死去。他不能拿起任何重一點的東西，多少個夜晚，他只能坐到天明，因為他不能躺下。主曾奇跡般地、立時地醫治他的肺結核，但他的心臟卻未治好。倪柝聲自己曾見證說，在肺病上，他經歷了主的醫治；而在心臟病上，他知道主是醫治者，他天天靠著主的復活生命而活。更確切地說，他之能以度過這二十年之久的艱苦的監獄生活，完全是一個神跡，必定是主的生命和聖徒們的禱告支援了他。

由於未為人知的理由。這位六十八歲的老人倪柝聲於1972年5月，從他原來所住之地白茅嶺調遷到了一座山腳下，那就是說，他從關在犯人勞改隊改為關在個人小號子，據說是用拖拉機的拖斗在崎嶇不平、彎彎曲曲，長達十三公里的山路上，把他運到那裡去的。

在1972年6月份的第一天，當他的姊姊還在上海之時，她接到從白茅嶺勞改農場發來的一封電報，只寥寥數語說：“倪柝聲在嶺腳病故。”聞知這一悲訊後，他的姊姊張品琿、外甥女婿吳罄和他的甥孫女鮑小玲立即一齊啟程到勞改隊去。兩天之後在6月3日，他們三人到了廣德縣，吳罄則還能繼續前進，於當天黃昏走到勞改隊。當吳罄問到倪柝聲是怎樣死之時，他們告訴他說，沒有看見犯人從他的房間裡出來，在5月30日早上9時稍過一點，勞改隊幹部推開他的房門，發現倪柝聲在床上只有一點點氣，他們馬上叫勞改隊的衛生幹部來給他診察，得知他的病情極其嚴重之後，他們就用車子送他去勞改隊的附屬醫院，雖經盡力搶救但是無效，備受折磨的倪柝聲就在5月31日凌晨兩點逝世。管教科的羅隊長宣佈說，他一定是自殺的，他說因為他找到了一張他自殺的字條為證。監獄的幹部在倪柝聲枕頭邊的褥墊下是找到了一張字條的。在吳罄竭力要求之下，羅隊長把這張字條給他看了，上面的確是倪柝聲的筆跡，是用大字寫在一張從筆記本上撕下來的紙上，寫的是：

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為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復活，這是宇宙中最偉大的事

實。我信基督而死。

下麵是他的簽名：倪柝聲

吳罄在讀了字條之後對羅隊長說，這一點並不是自殺的絕命書。倪柝聲必定明顯地預感到由於他身體的情況，他不能活多久了；還有勞改隊發的電報，豈不是說了倪柝聲因病死亡麼？當然羅隊長並不懂得“我信基督而死”這句話的意義，就以為是自殺的絕命書。

羅隊長也向吳罄彙報說，由於天熱，沒有等到他的親屬到達，他們就把倪柝聲的遺體火化了。

次日，張品琿、鮑小玲二人也到了勞改隊，她們也聽到這同樣的敘述，而且不允許她們進到倪柝聲的房間裡去收拾他的遺物。

以後吳罄等三人又被准許到火葬場去收倪柝聲的骨灰，其實那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火葬場，而是勞改隊的一座窯，具有燒磚和火化屍體的雙重用途，倪柝聲的這三個親屬找到了那位在前不多幾天將倪柝聲身體火化的人，還向他詢問到關於倪柝聲身體的情況。那位焚屍員說：“那是一具很安詳的遺體，沒有一點什麼不正常。”他們問他：“你說說看，它像不像那些自殺的人的身體？”他答他火化過好些屍體，確能辨認出那些是自殺的，他肯定倪柝聲的死不是自殺的情況，因為他的身體看來像是那麼滿了平安、滿了喜樂，並且極其正常。

倪柝聲確實是守住了他在基督裡的信，一直到死；他也維持了他的喜樂，一直到底。

倪柝聲的骨灰先是臨時埋葬在浙江海寧的一塊桑樹地裡；1989年10月，他們最後將他的骨灰安放在蘇州的公墓裡，並在遺骸上立了一塊普通的、樸素的白大理石碑作為紀念。

編注：本簡史原為英文，刊于江守道弟兄所編譯倪弟兄信息中之“The Finest of The Wheat”一書內，經作者江守道弟兄同意翻譯轉載。

## 04 記倪柝聲夫婦末後二三事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來 12:2）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啟示錄 7:14）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神為大陸弟兄姊妹預備的一爐煉金的火。我的姨婆倪師母（張品慧姊妹）年輕時畢業于燕京大學生物系，她一直是倪弟兄的賢內助，公公（倪弟兄）入獄後，她曾一度入獄受審，出來後仍一直受監視。在文革中，因為公公的緣故，她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受到許多非人的折磨。婆婆身體很不好，有非常嚴重的高血壓及高血壓心臟病，但自始至終，她一直堅心仰望主，“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無聲。”

1966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紅衛兵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連續審拷整夜，我們在外面只聽得闊皮帶一聲聲的抽打，並夾雜謾罵恐嚇聲，一聲聲像是抽打在我們心上，但卻沒有聽見婆婆一聲言語。過了許久，婆婆被押出，眼睛被打腫得像青饅頭，身上也多處傷痕。那期間她的眼鏡被打碎幾付，連最起碼人格都得不到尊重。多次她被揪鬥、遊街。有一次，她同另外兩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舉雙手，手上套著鞋

子，頭上戴著紙做的尖頂帽子，項上掛著牌子被責罵、凌辱、勒令她們這樣站著達數小時之久，目的是要她們放棄信仰不再信耶穌。但幾個鐘頭下來，她們三位都一聲不吭。最後紅衛兵忍不住了，分別一一喝問她們：“你們到底還信不信你們的耶穌？”她們個個都堅說：“信！”紅衛兵氣極了，拾起地上的皮鞋，一下一個扔到她們身上、頭上，說：“帶著你們花岡岩的腦袋去見上帝吧！”感謝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與她們同在，賜力量堅固她們。事後當她們談到這次遭受的逼迫，都覺得很喜樂，因為她們算是配為主的名受辱。

紅衛兵把所有的聖經、詩歌都抄家抄走了，但婆婆還是千方百計地藏下幾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牆，發現屋簷下有兩本聖經，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我信主之後，一次偶然在大樹後面發現一本聖經，真是歡喜萬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這些沒有聖經年代裡，這一本小小的聖經於我實在太珍貴了。

每天早晚兩次，婆婆被勒令打掃弄堂，當時她雖在獄外，卻真是比在監內的犯人還要慘遭凌辱和迫害。任何過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隨意過去打她、唾她，因為她是眾人所棄的“反革命份子。”有一次在鬥爭她的大會結束後，婆婆對我說：“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林前 4:9) 聖經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總是在批鬥她的臺上一直不停地默默禱告，始終是靠主站住，沒有羞辱主的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所有見過她的人都喊她“白頭髮”，人人都知道，那位滿頭銀髮的老太太，是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到監督勞動，和非人待遇的，為了主耶穌的名，成了一個眾目共睹的美好見證。

1970年，當我被送去農村插隊落戶時，(當時所有初中畢業生都被送到農村當農民)，婆婆每天都為我禱告。1971年春，我臨別上海前，婆婆流著淚對我說：“主耶穌是我們最寶貴的救主，你無論如何總要牢牢跟著主。”我在農村蒙了主很奇妙的帶領和極大的恩典，我想這一定是與婆婆的代禱分不開的。

公公(倪弟兄)于1952年被捕之前，有機會為教會事宜去香港，當時有許多人都勸公公不要再回大陸，但是他受神的呼召，要“回大陸去，與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很清楚神為他定的道路——“我的結局，不是被提，就是殉道。”他回來後不久，即被捕關入上海提籃橋監獄。1957年，15年刑期滿了，政府要他公開聲明放棄信仰，因為他們對外已經公開造謠說：“倪柝聲放棄信仰了。”但這個考驗對他又算什麼？主對於他實在是太寶貴了！為了對主忠誠，他再一次放棄所謂的“人間自由”，在獄中十五年之後，甘心繼續為主作囚徒。這一次公開表態引來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關在兩位流氓刑事犯一起，小流氓的任務就是逼他放棄信仰，他們越狠地虐待他，自己就越能立功。曾聽獄中難友說，公公的一件棉背心也被他們打爛了，可想而知，為了不放棄信仰的表態，他吃了許多苦。當他們的目的不能達到，而他的刑期又滿了，公公就被秘密押送去上海郊區的青浦縣青東勞改農場。此期間，婆婆還被批准去看過他一次。然後又突然音訊全無好幾個月，事後才知，公公又被押送到更苦的地方——安徽深山裡的白茅嶺勞改農場。

1971年11月婆婆中風去世，在這之前已被允許與公公通信。(曾有一段時期連通信都不准，所以無人知道公公當時的去向。)婆婆從中風開始到去世僅僅三天，這也正是她在世時向主所求的。她患有很嚴重的高血壓及心臟病，知道最後總會死於中風，所以她一直盼望一旦發生中風就很快接去，既不拖累別人，也免得受長時間之苦痛。感謝主，聽了她的禱告，成就了她的心願，從中風昏迷到去世只

有三天，在醫院裡十分平安、全無痛苦地被主接去。

婆婆去世後，我們不敢馬上報告公公，因為知道他的心臟很衰弱，恐怕一下難以承受如此的打擊。過了一個多月，才斷斷續續寫信告訴他。但是自從婆婆病危直至此期間，他似乎有預感，不斷來信詢問婆婆的身體情況。他信中十分迫切地想早點出來與婆婆團聚，好在病中服侍她。當大姨婆（倪師母的大姊）與孫女一起于 1972 年初去安徽看公公時，知道他的心臟極其衰弱，婆婆的去世是一樁使他萬分痛心的事，因婆婆是他唯一保持聯繫的親人。事後聽同房的難友說，公公一直有一個心願，想早點結束他的刑期出來與婆婆團聚。他知道婆婆的身體非常差，他曾說：“我的刑期，像是與我妻子的生命在比賽跑，如果我能在她還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為我受了許許多多苦。

公公入獄前，為教會的事奉一直奔走於全國各地，入獄後一下又是二十年，他們兩夫婦在一起的日子實在屈指可數。當公公被捕時，他們捏造了許多駭人聽聞、莫須有的罪名，來誣告他，當時蒙蔽了許多弟兄姊妹。但婆婆對他最瞭解，婆婆說：“他們說他的這些事，都是根本沒有的。”公公為主的緣故，承受了許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公公關在提籃橋監獄時，婆婆也去看過他一次，再後就沒有見面的機會了。為婆婆的離世，公公非常難過。聽同牢的人說，他曾悲痛多日。4 月 22 日從他給大姨婆的信中，知道他“維持自己的喜樂”。這些年來，一個又一個重重壓迫，並沒有使他氣妥，因為他所仰望的，乃是這位叫我們不失望的神。

1972 年 6 月我們接到農場的通知，說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趕去農場，但到了那裡才知道，他們已將他火化了，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難友告訴我們，當時他的心臟病發作非常厲害，他們在他垂危時，將他放在一台拖拉機上拖去四十裡外的農場醫院。這四十裡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機載著顛簸，就是身體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況是一個最忌震動的心臟病垂危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臨離去前，他留下一張紙在枕頭下面，那是用非常顫抖的手寫下的幾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經歷，來證明這個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倪柝聲。”當農場幹部將這張紙給我們看時，我禱告主讓我快速將它背下來記在心裡。

勞改農場幹部還說，他寫了許多本的“反動日記”，那是他在獄中對於真理的新的亮光，但這些珍貴的手稿都無法從獄中拿出來，除非神特別保存它。

公公在獄中有一難友將他的一些情況告訴我們，公公在世時一直為此禱告，當公公去世後不久，他得救歸主了。

公公去了，他至死忠心地帶著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雖然神沒有成就他最後的心願，能活著出來與他妻子團聚，但主卻預備了更好的一一他們團聚在主前。“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來 11:13）“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為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 11:16）

他們去了，如同許多的殉道者一樣，是神為祂自己的名呼召出來的一班得勝者，是這個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們安息了，但是他們的禱告、他們的果子，卻一直在那裡蒙神悅納，在那裡起著不息的功效，他們的腳蹤也激勵我們更忠心向著主。

